



平二八
2802
22-11



門 01-12
號 2802
22-11

先進第十一 講述云論語一書夫子並不字門人而獨字閔子何也或謂聖人言語不切則何得
僅見於此或謂閔子有過入之賢則回參豈出其下或謂閔子門人所記近焉正義曰前篇論
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蒙引云凡評人之賢則不賢者有所激評人之不賢則夫賢者亦有所警無非教也
記閔子騫言行
者四第二章德行顏淵閔子騫云云第四章孝哉閔子騫云云第十二章閔子侍側云云第十三章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云云其一直云云指第十二章侍側段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

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三章言人品
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

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此章論時論而折衷于禮樂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卷之十一 四書

子曰先進云云蒙引云謂先進後進者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來有逐旋進上之意故曰進又曰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閭鄉黨大而冠婚祭享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

常行之間莫不有禮樂焉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可無禮樂也但周之盛時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當是時文質得中正所謂先進之禮樂也及周末文勝時人反以先進為野人而惟崇尚夫後進之禮樂故孔子述其言而反其意以矯其弊而歸於中也○存疑云禮樂不是斟酌四代之禮樂自一身達之宗廟朝廷無所不該○然犀解云先泛指古先盛世言不必泥定周初進指人心之進向言於字不作之字解禮樂凡日用之情文以至節天下和天下皆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恣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腳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

時看來意向如此○知新目錄黃葵峯曰大抵時人所謂君子非指成德君子也只取衣冠上類之云耳○又湛甘泉曰先進禮樂何以爲野人也存之於野人也禮樂失而有來野之思也後進禮樂何以爲君子也壞之於君子也禮樂失而有傷時之慨也傷時之君子壞之也何以謂時之君子也時之士大夫也君子於文王周公之時文質常彬彬矣自國都而化之郊野猶是彬彬矣及其文之過而禮樂壞也亦自國都始君子壤之而野人質朴而不變猶夫昔之彬彬也此夫子所以猶幸其存之於野人也○通義金仁山曰所以知野人君子爲今人之言者蓋下文如字幹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爲今時之言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邪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未文弊已不足爲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未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崇質邪抑欲文質之得中

集註

之人多文而郊野鄉村之人從來是朴質也

子謂賢云云又云君子謂賢士大夫不獨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與上句民字相對

彬彬雍也篇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朱註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

如用之云云直解云如字承時論來當若字看非假設之詞用字該得廣自一身而家國天下皆是非只謂得行其道而用禮樂也

則字有斷然必隨意○然犀解云如字有冀望意用之有定經制叙倫常意指當世有權位者言勿云如

吾用之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趨全是尚質所謂文弊則救之以質也○蒙引云或曰如用之夫子是為他日得位而言故曰如假設之辭○存疑云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也

耶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

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

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宋氏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章圖云右第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時人論文質之偏而欲救其弊

子曰從我云云蒙引云當時孔子在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而行如陳遂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

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之孟子所謂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者也又孔子凡兩次適陳

應其聘行到陳蔡二國之間那時二國大夫謀說用孔子必然強人不利於我

小國不知阻絕了他乃發兵圍困孔子至有絕糧之厄其後孔子還歸魯國追思前事因發此歎○又云者字指弟子○說約云陳蔡大夫恐其能自楚國發兵圍之絕糧七日弟子多與其難相從不舍○微言

王觀濤曰皆不及門或死云或散之四方○知新日錄李南黎曰陳蔡大夫發徒圍之子貢使楚人至乃得解圍此時與難門人或仕或歸或沒故孔子思

耶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宋氏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

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所言者考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入各

因其材於此可見宋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

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

文選頁四十一

之○合喙云重一皆字有無限感慨意

德行頗淵云云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德行者文養渾全而表裏如一此資質與工夫俱優也言語政事文學則各從資質發出來言語者資質明敏而詞理宣暢政事者資質練達而機務閑習文學者資質博洽而著述炳蔚此皆門人以其各有所長故分其目以記之非當時夫子有如是之品題也文學謂文章發於學問○孫淮海近語云四科以德行為首次言語政事文學以聖門所尚之輕重為序也顏閔四人非不足於政學由夏諸人非全缺於德行而如此分屬以諸子所就之才器為言也○燃犀解云釋名云言宣也宜彼此之謂也語叙也叙已所欲說述也說文云真言曰言論議曰語○蒙引云仲由字子路後為季氏宰因稱季路○發明云論聖門不盡此十人不過自相從于陳蔡者記之耳雖然長府之對閔子之言

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其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為言也○雙峰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太綱領有小條自小條自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太綱領使乏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

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預焉故

知十哲世俗論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

語也天道之聞子貢之德行也武城之教文學之政事也切磋之悟言語之文學也推而論之又各不偏

其安之然後申之以絃歌廣之以詩書曰道在是已顏閔由是以得其德余賜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耕田以植苗稱黍稷皆逐其性也

四科後漢書二十五鄭玄傳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註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聖人思念弟子而品別之

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為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為證而斷十哲為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新安陳氏曰曾子替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若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雲峰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

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于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太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侑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替伯魚並在下列為未安則亦復

子曰回也云云燃犀解云

回也深贊之詞○講述云助不是補助其所不及也黃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故凡有所疑問而發其智者皆助也○知新日錄李南稼曰助我非能助聖人之所本無聖心萬理咸備但機或未動時因弟子啓發之早回非助我二句一串說下俱是若憾之詞深喜意在詞外喜亦要點得冷冷不露言○又申甫曰道理無人辨難祇曉解在中無由發明一番辨難一番觸動無窮新意愈抽愈出義理得以大明于天下此門人之助夫子也○蒙引云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悅故為非助吾者也此豈憾之之辭○徐岩泉初問云此悅即時習之悅夫子言之顏子悅之而已○直解云助我是有益於我○脉云此章嘉顏子悟道之妙只重悅不重助非助正是無不悅更無兩意助我是實話道理雖具在聖心不觸

不發加一番辨難則長一番精神豈不是助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疑云自聖人言但曰無所不悅默識心通是後人解其意在聖人決不如此說○存章圖云右第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稱贊弟子而見其學

子曰孝哉云云通義金仁山曰以例言之當云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微言表了凡曰孔門弟子無稱字者此獨云孝哉閔子騫非夫子自稱之也乃內外素有此稱也下句言字正與上相應○楊明云孝哉是贊美之詞人指外人不問是合一而無異詞○燃犀解云問是問隙若有纖毫異同便是附和之謂○蒙引云或曰夫子蓋以閔子賢出群弟

禮記卷之四十一 論語十一

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簞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給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為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助我君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淡贊

相長禮記學記云教學相長默識心通而篇云默而識之○存

顏氏云爾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懽然領受而略無毫髮之疑矣○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悅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此章見孝弟章

子之右故特字之而不名如春秋季子來歸之例然孔門弟子莫賢於回夫子所稱亦莫盛於回今其見於諸書者未嘗一以字稱回子雖賢未及顏子夫子亦安得獨字之哉朱子不特解此一節者豈以其無關於大義耶○又云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總見其實有此孝也重在人不問三字○後漢書注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云云

○**德言其孝友之**云云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註孝友之實積於中著於外句友字不重中就孝實德說外只是有諸中必形諸外是孝之可見者非以中為家外為外人○**脈云註實積于中就閔子身上說外兼父母兄弟外人言**○微言董惠白曰夫子只說孝兼言友者就昆弟稱其孝耳

之。吳氏曰天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勸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遂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言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峰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

○**實圖云右第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稱羨弟子之德行

南容三復云云事實曰南容初以富得罪于定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容因之散施及從夫子至周聞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詭譎人者也博辨聞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合喙云**三復只是屢誦非一日三次誦○**淺說云**白圭之詩謹言之格言也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詩及復吟咏不少休廢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夫能謹其言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南容之賢如此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也○**燃犀**解云三復再三反復復者往來胸臆間所謂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知新日錄**焦漪園曰三復白圭是日日常常誦此不止一白

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問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通旨**宋氏公遷曰此孝即其孚於人者而稱之見稱於天下為武周之孝見稱於眾人為子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為士之次者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其孚於人者有廣狹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此章見人當謹言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添丁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曰三復此言事見形旬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

誦三過要重謹言意言邢
易疏云此即邦有道不廢
邦無道免於刑戮者弟子
各記所聞故又載之○直
解云復有口誦心惟意

集註詩大雅云云四書徵
云衛武公作此詩使入日
誦於其側以自警

有道云云見公冶長篇
能謹其行存疑云謹言則
行在其中范註能謹其言
則必能謹其行稍差所以
圈外之何也謹言是必度
其可行者方言不可行者
決不言故曰行在其中子
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有
子曰信近於義皆謹言之
事也

章圖云右第五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聖人取入之道
季康子云云蒙引云夫子答之視答哀公雖略然有顏回者好學一句已該不遷不貳今也則亡
一句又該未聞好學者雖略而未嘗有欠缺也○脈云此章好學口宜空說勿入不遷不貳二句○

說約云愚按此章昭下諸章只是惜顏子耳范註不必○疑問云好者心誠來之謂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請事斯語進而不止及門一人而已

之意 集註教誨之道 孟子告子下云教亦多術矣予不肖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章圖云右第六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痛惜弟子之詞

顏淵死云云續百川學海
宋丘光庭所著兼明書云
先儒皆言請其車賣之為
禱也明日經止言為禱是
欲毀其車作榇耳非將為
之也若為車買其為禱之
本可以請于他財何故特
請其車也且經無為之文
何為妄說

集註顏路
淵云云家語弟子解篇云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
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
孔子六歲

子曰才不才云云燃犀解
云才是肖子不才是不肖
子只泛說○脈云才不才

白圭之玷是宮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采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且讀此乃是日日
讀之玩味此詩而 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
欲謹於言行也

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此是合公冶長篇
子謂南容章解之

○范氏
曰言者行 去聲
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 其言而
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雙峰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
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
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
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
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也 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慶源輔氏曰聖人
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禱
此章見聖人受以義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 音少 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
受學焉榇外棺也請為榇欲賣車以買榇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榇吾不

子只泛說○脈云才不才

兩句勿露回鯉字

鯉

也死云云邢昺疏云按孔子年五十六錄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註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當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椁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諸說辨斷丘毛伯曰吾不徒行數句俱說處鯉而所以處回者却在言外如云我所以葬鯉則汝亦可以葬回矣又何必以車為之椁哉不可

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

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

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

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乎宋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

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

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

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請聞禮未為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

說向也不得舍車于鯉今又安得舍車于回云云則有傷夫子渾厚口氣○刑疏云徒猶空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燃犀解云大夫乘軒徒行非禮○四書微云附身曰棺附棺曰椁有底曰棺無底曰椁○白虎通云所以有椁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為言貌也所以藏尸令貌全也槨之為言廓也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蒙引云即顏路請車一節友知顏子是貧若家貧餘財則顏路不至請車矣顏路之請車雖於大義若昧亦可見聖門師弟相與之際如同一體而略無少思嫌之心矣

集註致

自言其子故曰不才○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附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駟音脫參而賻之也助喪用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扶又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諸市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問命車朱子曰紀且為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上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說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

文選百官志卷之八

八

脫驂云云蒙引云驂旁馬也謂引車者一車駟馬是解其旁一馬與之也○嚴陵方氏曰車馬曰賜貨財曰賻此以馬曰賻者以為代其賻故也

云云孟子告子上云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朱註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

勉強以副云云通義程復心曰出於勉強非誠心也副人之意非直道也

吾之有無禮記檀弓云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

章圖云右第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用財之義

顏淵死子曰云云然犀解云噫傷痛聲初聞言而驚

嘆之詞○又云天字極重道之絕續天實為之夫子不以身之存亡為死生以道之絕續為死生

可也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慶源輔氏曰葬之禮樽罍

樽亦可廢車之制駟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駟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駟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為

樽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勉齋黃氏曰顏子

不匹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匹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已之喪也○新安

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匹而已匹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予在故也天

喪予回死故也○雲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

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喪予回死故也○雲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

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喪予回死故也○雲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

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喪予回死故也○雲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

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喪予回死故也○雲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

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喪予回死故也○雲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

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喪予回死故也○雲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

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雖為冰牛巷空祭寂澗必全成之而真之王側夫聖門王佐止顏子一人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喪回曰喪予而再呼天何悼之深也夫子一身道統所係而可傳托者惟回一人是回乃夫子他日所賴以不喪者今既喪則所賴以不喪者喪矣故人但知其為天喪回而不知其天喪予也夫子之噫豈特為師弟之好哉

集註悼道無傳游立軒說笈云喪予之嘆不止於悼道無傳也夫子在當時直欲為生民立命

章圖云右第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痛惜弟子而歸之天意

顏淵死子哭云云文林貫旨云哭之字指顏淵說

圖解云從者是門人○蒙引云從者曰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非識之也乃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揚明云乎字不是不自知的是請問之詞

論語十一

七

文選頁日書六

九

○燃犀解云不是疑其詞以問之直是說出無勸來下正曉以宜勸之故

集註哀傷之至云云知新日錄申甫日註云哀傷之過也不自知也以為不自知子則聖人之心不能節約其情矣以為知乎則聖人作也為之作意儻也若知若不知情命當如此聖人恰恰如此過而不過也

非夫人云云引躍云非夫人句全重道上蓋為他人而勸則為過為夫人而勸則不為過何也固乃道之與喪所關非勸回也乃勸道也○存見云非夫人之為勸而誰勸便不妨勸所謂哀而不傷也

也○燃犀解云之字指顏淵不可有二意家貧不可厚葬隔于非禮且顏子生平安分尤不可厚葬道以不安

門人厚葬之蒙引云葬之一字兼衣衾棺槨墳墓說○燃犀解云門人竟厚葬則置回于非義即待視猶父全在乎日以道義事夫子上如有夜則超有難則赴之類○燃犀解云不得二字誰使之然非我二字分謗口氣○直解云回之葬不谷于禮則此非我之所為乃二三子自為之耳○講述云大凡喪葬之禮要使死者心安而後生者為無憾耳顏子樂乎貧者豈以厚葬為安乎路與二三子惟知盡已之情不恤其心之不安於地下蓋欲厚顏子不知所以為厚也○蒙引云若聖人所以處顏子者自常情觀之則幾於薄自道理觀之則正所以為厚也所謂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勉齋黃氏

曰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與喪予之歎而不自知其為勸耶○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勸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

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宋子曰門人謂回之問人

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

顏淵死門人云云蒙引云厚葬兼殯歛葬埋言○又云看此章書須以會子易簣事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遺憾君子愛人以德意尤末也○圖解云門人夫子門人顏子之友

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

子曰回也視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南軒張氏曰顏

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有勸之哀非厚於

君子愛人以德者也○又云合數蓋觀之看來夫子於顏子哭之則至於慟傷之則直以為天喪予恩厚極矣然於顏路之請車則却之於門人之厚葬則責之此見聖人至公至正之心雖於情之所厚而終不以情勝義也此乃所以為厚於顏子

章圖云右第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喪葬之禮季路問事云云揚明云鬼神是山川五祀先祖之類○燃犀解云人如父兄君長之類事人便有全盡綱常人道之工夫非但泛事個尊親之人是欲其質鬼神于庸行也○知新日錄由甫曰吾身亦有鬼神所當事顧謂天之明命是也吾心之神不觀不聞莫見莫顯窮理盡性至命事人即所以事鬼也生字乃初生之生謂生理也知生便有盡性命無愧所生的工夫非但淺淺知個血氣之生而已

欲其求夕死于朝聞○知新日錄焦漪園曰子路問死是問何以死也若曰氣散而死之死愚夫愚婦亦知得子路乃獨不知而問乎○又徐岩泉曰事人處工夫最多五倫中萬世綱常在焉盡人道者在焉知其生者不是但知血氣活動之生凡問生幸免之人皆不知生也○昇商周季侯曰人鬼原是一道理生死本是一條夫子不以正言告之而以反語醒之使之慨然尋其本源而悟其來路所謂不語之告無言之傳口氣要須引而不發○瑯邪代醉編十云季路之問夫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人鬼知愚之所共疑而孔子之言只如此他日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晚也

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稗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大理人欲之聞而已○雲峰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馮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 通考兩軒張氏曰合言死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且為

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氣為神體魄為鬼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朱子曰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入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覺軒蔡氏曰未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岸而不躐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

切問而近思

幽明始終通考云幽明以人鬼言始終以生死言。禮記學記篇云學不躐等也。註等不可踰躐也。

一而二云云蒙引云一而二者理雖一而有幽明始終之分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分而理則一。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抑其躐等之心。

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程子曰晝夜者死

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

本義曰通猶兼也晝夜。○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

死生人鬼二而二二而一者也。問一而二二而一者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朱

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

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而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人

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

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或言夫子不告子

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新安陳氏曰告之以所當究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采子曰事入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

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

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

入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誥矣。○問未知生焉知死

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到底道理皆可知矣。○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

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

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
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一而
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
散了○盡愛親敬長貴賢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
死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
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
等於此亦可見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
有生。氣之清者為氣。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之濁者
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
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注乎形氣。故曰神
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
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
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
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
氣上。初不是疑結別為一物。但人分上。人當恁地。便
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

素問卷之十一 論語十一

閔子侍云云圖解云閔子
侍側立夫子邊傍包三子
在內○知新日錄李南黎
曰侍側非空侍側夫子之
樂亦非空在諸子氣象上
問問行行侃侃是記者於
辨問疑難上模寫出英才
樣子子樂是記者於教育
上模寫出聖心○蒙引云
問問行行侃侃皆記者之
詞非夫子之所言也○存
疑云問問剛氣不露和氣
外見也語錄作和悅而諄
諄字不可用蓋門人聽教
之時用不得諄字侃侃和
氣不足剛氣稍外見者也
若行行則全是剛氣發露
全無含蓄之態者也○疑
問云子樂樂箇甚麼夫子

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
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
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
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
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
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然自是能為厲
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
神之情狀矣○雙峰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
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
奉事○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
以所知之理言通考宋氏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舉
其祭祀之鬼神言而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也
○閔子侍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再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行胡浪反樂音洛

此章見聖人造就人才之心
父負四書人論語十一

心上只有傳道一事群賢皆負社道之器其樂何如○朱以九曰子樂非樂諸子也記者欲待時窺之見得賢人氣象可慕而聖不可摹直謂之曰子樂而已若謂子樂諸子則問問行行侃侃四子生平已如此而夫子久已樂之矣豈待待側哉未句亦是記詞不必作夫子說若字然字皆或然意想之詞在氣象上看出

君由也不云云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若由也句不可點出行行字蓋上文行行字與問問侃侃俱記者之詞夫子只因于路平日好勇之過故危言以戒之使無中吾言而有以終遂其樂○講述云若由也不得其死天子就行行上看出來故危詞以警之使變其氣象也○楊明云然字亦料度未定之詞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犬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使自然有這般氣象問子純於孝自然有問問氣象○問問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問問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再求平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問問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已以下為宜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此而見子路侍天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雙峰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或是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率死於衛孔悝之難

取太子蒯聵之嬖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甲也輿緘從之緘服也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廳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

細或繼之已必繼孔悝
為難攻太子
孔叔孔悝者孔悝也

集註漢書云云按班固漢書無此句及見敘傳有子路死難之事然亦非全引此句者意別有漢書抑或此傳寫之誤欤○文選十四班固幽通賦云固行行其必凶兮註善曰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諸子之氣象而記聖人儆戒之辭

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一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

字之誤宋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任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為人處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

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下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卑上也若能審義而任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通言**宋氏公遷曰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違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

魯人為長府燃犀解云魯人指當事者府是藏貨財長乃其名為非修整是重新改作○講述云為字便有譏意○錢尚湖曰不曰魯君為長府而曰魯人此春秋書法便見當時季氏弄權臣日強而不由君上把持為長府閔子之言是實有扶魯之意○且照解云是時政不在君而出于三家故賤而人之

註長府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藏貨財云云通義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財○疏云周禮天官有天府為王治藏之長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閔子騫曰云云圖解云賈所藏錢數也因仍舊額不作事字訓更迫切○知新日錄黃葵峯曰如之何三字不必添泥只是詞氣從容有如此耳或以謂始而商量未決非也○燃犀解云魯稅賦

者也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一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一章見四子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其敝有勇知友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之篤實者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

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

春秋加之初字閔子騫長府而曰仍舊貫夫子之惡其初而閔子之欲其舊一樣心腸○牛春宇曰魯人作丘乘初稅賦周公之制變更多矣至是又為長府非專改一長府便有改先生儲蓄之制而為聚斂之謀意故閔子止渾渾以仍舊貫諷之而夫子稱其言之有中語意各有含蓄而欲魯人悟更制之非而寢其謀也非獨為一長府發也集註王氏宋名臣言行錄後集第六云王安石荆國文公字介甫撫州人云云詳見宋史東都事略等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

也○雙峰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問問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天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論勞民之事而見閔子有愛民之心二猶不足是因論取民之制而見有子有愛民之心哀矜勿喜是因論聽訟之道而見曾子有愛民之心

子曰由之云云世本云庖

犧氏始作瑟瑟者潔也精潔其心淳於行也白虎通云瑟者閉也所以徵忿室欲正人之德也大者長七八尺或五十絃或四十五絃後世瑟或二十五絃或十九絃○直解云昔子路好勇故其鼓瑟常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而微之說吾之教人以變化氣質涵養德性為要而樂之為道審聲可以知人今聽由之瑟聲如此則其氣質未變德性未絕可知何為而鼓瑟於我之門乎云云○文林貫旨云為是鼓○宜照解云奚為二字乃詰其瑟音之所由來使由知所自悟原是警省語○焦漪園云門字王來堂堂二字升堂是得門而入者矣○通義許白雲曰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蕢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志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琴

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也家語云子路鼓

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

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

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與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

瑟一段與此小異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為我之門謂與已不同也以入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則見意思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無意先王之制而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自悔不食以至骨立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蒙引云北鄙殺伐之聲又言蕭殺此以天地風氣界限言○又云剛勇中和分体用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

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麤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其故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峰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門人不敬云云蒙引云門人蓋孔子門人也○然犀解云不敬非輕子路謂由地位只如此了堂是高明之地升堂是借言學已造于高明之地○直解云堂是廳堂室是房室○釋名云堂謂堂堂高顯貌云云堂當也又明也○室實也

論語精義

人物實滿其中也○知新
日錄徐岩泉曰堂是明顯
處室是深遠處○存疑云
子路之學立繩袍於狐貉
而不耻敝車馬於朋友而
無憾便是升堂終身誦苦
葉之詩好勇奮乘桴之聲
是未入室雖未入室然升
堂亦非常人所及○脉云
夫子之門乃道之會也道
之高大處是堂必從丘之
門以升道之精微處是室
必從丘之門以入室之升
可以豁隘氣而闢其觀室
之入可以收浮氣而和其
養子路隘氣已闢而浮氣
未和故夫子借鼓瑟傲之
要他從心上做工夫不重
在鼓瑟上○蒙引云如仁
如義做得成就片就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
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非是堂是一箇道理室又是一箇道理就鼓瑟一事而
言亦見得子路之升堂而未入室處彼其以行行之資兼人之勇雖曰不足於中和然其所發必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苟難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故常過

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雙峰饒氏

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今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其

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負之青天白日此亦其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此以理勝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敝是未入室也孔子斯言固不專為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故即此一端亦足以見其態云

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言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

子貢問師云云脉云此章為賢者過之而發子貢問意亦重過者為愈夫子答他以小過之不可耳重抑過一邊不必露出一中字孰賢是問二子之所造孰為優劣分明有慕子張之才高卑子夏之狹隘意過不及就二子所學說非以二子相較言子張之過未至索隱行怪只是好高務遠居多子夏亦非愚不肖

賢者過之而發

卷之六

之不及只是拘而未達隘而未廣耳集註苟難蒙引云苟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篤信泰伯篇子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然則字與字非真有愈師之意正欲究過之消息耳○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子貢病痛與師同孰賢之問已有右子張之心矣故一聞過不及之言而遂疑為師愈其抑子貢而隄防天下後世之意至深遠矣

子曰過云云合喙云玩一德字重抑過一邊集註道以中庸云云中庸第三章云中庸其至矣乎賢知之過云云同第四章云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蒙引云註中賢智愚不肖字非指二子然論其理然究竟論之則子張便在賢智之科子夏亦不免在愚不肖之科

三章孔子之言也○云易曰今易無此語崔駰史記註謂易緯有之今見易通卦驗上卷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弟子之才學

季氏富云揚明云季氏是魯大夫之家魯國是時已半入於季氏故曰富於周公為是代謀意聚斂必是有不當取而取附是輔他益是加增之指季氏○燃犀解云周公富有魯國季氏取魯以自富故曰富于周公○蔡晉江劄記云季氏富於周公所以甚季氏之惡而深言再有不當益耳若夫子之責冉有者則重在聚斂附益於不義之家而不在于於季氏之富不富也○申甫曰自昔富人多矣不曰富於別人而曰富於周公此是記者之法魯周公之國也是時

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曰過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

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者愈不及。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申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

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

外。意。此章自聖人維嶺之。通義金仁山曰差之毫厘。繆以千里。一句出禮記史記皆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

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聲之急賦稅。以

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

魯一入於季氏曰富於周公季氏僭奪之罪可勝誅哉○鄭淡泉曰周公豈是富於財貨者但不欲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耳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李卓吾曰春秋之季君若周召之孫子入相一大王故咸稱之曰周公召公曰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大夫而富於天子宰相○鼎商云未可顯言富於魯國故曰富於周公此便是春秋筆法

集註刻剝其民唐書皇甫鎛傳刻剝民可乎
子曰非吾云云文林貫旨云徒指弟子言○燃犀解云徒非徒弟乃吾輩也言非吾輩所為小子群弟子鳴鼓是聲揚其罪於眾使人共曉得○又云日食則伐鼓于社以陽青陰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故鳴鼓攻之○知新日錄李南黎曰非吾徒是斥之於門牆之外小子鳴鼓而攻之是欲聲其罪使無所容於斯世皆深思痛絕之詞非師

嚴友親之說○直解云鳴鼓而攻是齊聲攻擊其過失
集註反求諸身中庸十四章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及求於其身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斥弟子黨惡害民之罪

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

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

已也慶源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

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

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

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

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

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

能知哉○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

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

為急故也新安陳氏曰使能反身修德則知吾身自

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

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

不自知他只緣以在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

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

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向耶曰冉求

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

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

民皆非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于太

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黜其強階而忠於公

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

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

粟倍他自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

士之常是以流弊而至此耳○然則天子曷不於其

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

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

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

細註國語云云韋昭曰田賦以田出賦也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也籍田之法周公之所制也苟苟且也

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南軒張氏曰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况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宜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

樂也愚蒙引云人之氣質不能無偏學所以變化氣質矯其偏而歸於中耳故聖人於四子歷指其偏處以詔之柴也愚只是或執一不變通○存疑云愚是知識上欠凡事少變通即其不徑不寶處可見詔知不足而厚有餘是解柴之愚如此若解他人決不然○知新日錄黃葵峰曰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知不足上○鼎齋云知經而不知權也

切責之也○雲峰胡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實書曰用田賦其為冉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人愚者知不足而厚有

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而行不

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則此影是孔子身影

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皋三字不同其實一也家語記云云通義吳氏程曰語見說苑宋子編入小學書與家語弟子行致思篇大同小異其足不履云云蒙引云家語本文云高柴自見孔子云云往來過之足不履影上之字似指孔子則此影是孔子身影

此章夫子救失之教

賢遍見齒

齒

避難

而行

不

也○小學兵訓集解云不履影謂與人同行不履其影也○家語注影物之陰影也

○啓蒙引云禮樂志云正身啓蟄啓蟄不殺便是數害不入汚池之意○方長云云家語注云春夏生長時草木不折

○蒙引云方長不折便是斧斤以時入山林之意○王肅云春分常發蟄虫啓戶成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春夏生長養時草木不折

參也魯存疑云遲鈍不敏也是見得遲慢不快也蒙引謂人一看曉得他便著兩三遭看人一遍記得他便著兩三遍記說得是○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曾子之魯於何處見之如三省隨事精察曾子問逐件理會亦是魯處至問一貫則魯化矣○通義許白雲曰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聞聖言即就曾用功誠篤洋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

一貫之唯則魯鈍化爲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爲終身之偏欤

圖云鈍謂遲鈍凡事不能便曉須用工夫乃透

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文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

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竇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爲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乃魯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

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推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即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推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推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

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箇物事欠了此三子○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使明須用工

曾子之才云云蒙引云註云曾子之才魯才才質也魯遲鈍也不敏也

師也辟馨見通考云師之性工外飾其辟矣○李南黎云辟謂凡事務為觀美須加學問以欽約此心則華者實也

集註辟便辟也季氏篇云友便辟朱註便辟謂習威儀而不直

○輔慶源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辟註訓便辟便習也辟開也謂習於開張○又焦荷園曰辟曰少誠實

若有了誠實習於容止亦無害○存疑云辟便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此解與后篇友便辟註習於威儀而不直一般蔡沈解書

問命便辟謂順人所欲辟人所惡愚按此解尤切亦不失習於威而不直意師也辟亦當依此看只是外向為順避中心却少誠實也

由也嗔知新日錄焦漪園曰嗔者容貌詞氣之粗鄙○燃犀解張受先曰四也字聖人呼名處多少珍重謹慎處○微言張崗陵曰愚與魯必須克之以學問辟者必須本之以忠信嗔者必須交

之以禮樂然後可進於聖人之道不然亦是偏而不得其中矣可不不知所自勵哉○微言李九我曰愚魯者精神內守者也辟嗔者精神外馳者也務內者中常有餘務外而根本荒矣此學術內外之辨○又徐傲菴曰愚與魯相似愚者執滯而欠通變魯者遲鈍而少敏決辟與嗔相反辟者習于文而失實嗔者過於質而為野○存疑云四子都是舉其偏處說其好處都不言蓋欲使矯偏歸正也後來只曾子受聖人之教子路終於此而已故死孔懼之難羔柴子張亦不見長進

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與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殆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

師也辟辟亦反

辟便乎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

容儀

由也嗔且反

嗔粗俗也傳去聲稱嗔者謂俗論也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御音之使知自屬也南軒張氏曰愚

則專而有所不通習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嗔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勵而擴充也○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嗔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充其偏而歸於全也

然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嗔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比之四子已乎此况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確實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

簣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邪○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略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峰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

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峰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

集註吳氏曰云云通義許

白雲曰吳氏謂通下章為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學言也庶乎對億中屢空對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屢空而不顧子貢唯不受命故但能億事而已矣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弟子之資質

子曰回也云云蒙引云回也其庶乎言樂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不同○燃犀解云葛屺瞻曰庶乎謂庶幾相近也所近者何物聖門惟有近道一事不必明言而自可知屢空正是庶乎處在心休上看○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屢空不觀不聞本體也無聲無臭之妙也屢字處正是近道夫子則全是空了○又云心休本空如鏡然虛而能明一物不累是空處纔一毫物累便不是空了絕四純空矣屢空從寬也來○又薛中離曰屢空者常空也非空而又不空不空而又不

空也知命之學也○合喙云此章曰屢空者人心同出於太虛本空然無物者屢者常也屢空者常空也

北門篇云終窶且貧朱註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

賜不受云云知新日錄申甫曰貨殖只依舊說為是朱子只嫌他空字與佛家類因貨殖二字牽就解作空匱晉何晏宋陸象山陳君舉解作心休後人又因此牽就貨殖作多識俱不是貨殖二字甚明不必曲說○蒙引云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以料中也○又云貧富有命而子貢却留心於家計故夫子謂其不受命○燃犀解云億只是個料字不必添出事字中如言必有中之中謂當理也○又云不受命在平日不因貨殖而言皆貨殖照註此心

人曰已百八人
十已千而巳
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其或疑

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也言近道也
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屢空數音至

空匱也不以貧窶
郡羽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

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

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聞是頗復耳方其

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於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潛室陳氏曰簞歟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於樂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貨殖貨財生殖也
史記言子貢好廢舉

與時轉貨貴注云廢舉停貯也與時逐時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賣億意度也言子貢不知顏子之安貧樂道新安陳氏曰其安貧不受命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

貨殖而言皆貨殖照註此心

夫忘四字為當○古今大

全李崆峒曰屢中亦不是

褒詞註憶意度也總之非

自然明覺也

集註貨

殖云云史記貨殖傳六十

九註廣雅云殖立也孔安

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

貨財利也子穎既學於仲

尼退而仕於衛廢著贊財

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

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

糠墮於窮巷子貢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

所至國無不分庭與之抗

禮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

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

得勢而益彰者乎注徐廣

曰子貢廢居著猶居也著

讀音如貯漢書亦作貯貯

積也

子貢不如顏云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子貢不如顏云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論語十一

耳然此亦子貢少

聲時事至聞性與大道則不為此

矣

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

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

葉氏曰或者不喻乃謂

子貢真好利者夫楚遲學稼圃夫子猶以

為小人之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

○范氏曰

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

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

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

樂天者也

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

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

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

才識之明亦幸而巳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

夫

子貢不如顏云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蒙引云蒙引云蒙引云

論語十一

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

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法度心已區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以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王其先也乎

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亭社

夏五月壬申公

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問回

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

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

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

億度而由朱子曰養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

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

論語十一

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

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法度心已區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以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王其先也乎

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亭社

夏五月壬申公

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問回

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

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

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

億度而由朱子曰養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

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

細註雙峯饒云云蒙引云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害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而貨殖對屢空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似太拘耳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煩碎

字張問善云云圖解云善古也良也不失於理為吉不害於物為良人之恒情也道字勿就善人言問其合道如何○講述云子張問善人之道與浩生問何為善不同彼問其人此問其道孟子曰可欲之謂善言其人也此且不踐跡不入於室言其道也○知新目錄李南黎曰未入云者相近之詞不入云者相遠之詞善人尚在正路上時有走作尚未望見堂况室乎子路君子矣而望見室特未進步到此地位耳此師與由分別也○合喙云迹是道之成法室亦是道之精微處○存見云凡屬裏面曰室屬外面曰跡○又父應我曰迹者所由入於室之路也惟不踐迹所以

也在平貞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勉齋黃氏曰天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一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峰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賢哉回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皆即其所能而稱之顏淵子路子夏子貢皆為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夏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已方入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亦不入於室一句不可開講○淺說云子張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何如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惟其質美故雖不必踴聖賢之成法而所行自無背理之事雖不必守先王之成規而所為自無非道之舉惟其未學故所行雖善亦不能馴至乎精微之與所守雖正亦不能優入乎聖人之域善人之所為善人如此以是觀之則知質美固可善而學問之功亦不可無也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索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

蒙引云註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說話蓋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說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

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新安陳氏曰已之謂信此已足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子張之詞既許之又貶之

朱子曰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也○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已

子曰論篤云云黃葵峯曰篤非朴實之謂也有真切惻愍的的可信敦到懇至鑿鑿可據之意凡言論篤實則其顏色自亦莊重貌與言相須者也莊字從篤字生乃莊重端謹意○直解云與是許可的意思○存疑云論篤只是言註云言不可以言貌取人却加

貌字蒙引曰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蒙引云小註云言指論字貌指色字此說不
是凡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矣君子者心口如一色莊者心與口違○燦輝解云兩平字有且信且疑未可定其必然之意然畢竟是兩語之而意自見不必及重下句○淺說云人之情偽未易知也觀人者若但以其言論篤實而遂許其為人則亦未知其表裏如一外篤實而中亦篤實而為君子者乎亦未知其心口相違外篤實而中未必篤實而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

也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探其用心之實而致觀入之道

乎南軒張氏曰不能存之則安得善然所謂存諸已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存諸已則不可謂其盡矣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雙峰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真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通考宋氏公遷曰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恒者皆存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為可取也○董氏辨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於為善人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言指論字貌指色字○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雲峰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其行事乃可也○雲峰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峰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仁也

子路問聞云云然犀解云
聞不必聞于人心有所
見亦是聞子路好勇意在
必行○文林貫旨云聞是
聞人之言善斯行是即見
之于所為有急行意

有父兄在云云講述云有
父兄在不但謂禮當稟命
謂告於父兄裁決可否而
後行也

直解云求也退這退字是
怯弱的意思故退之這退
字是裁拂的意思○存疑
云兼人猶言加倍於人謂
一人兼二人之勇也○然
犀解云兼入者猶言意氣
加入數倍也○蒙引云大
過者退之使反而就於中
不及者進之使企而及於
中聖人造化二子之心於是昭矣

後巡通義金仁山曰後巡
謂進退之間○文選雪賦
註廣雅云後巡却退也
縮章圖云所六及退也
約之義理云云存疑云朱
註約之於義理之中再求
以勇進為中子路以稟命
為中皆從其不足處約之
也再求所有餘在稟命所
不足在不勇為子路所有
餘在勇為所不足在不稟
命子路過也再求不及也
使子路退而稟命則中而
無過矣再求進而勇為則
中而無不及矣此聖人之
造化二子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
而救其失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
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
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

子路有聞云云見公冶長篇

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
有關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
其於所當為者後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
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
之患也
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
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
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
待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
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
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執賢輩尹氏所謂
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
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子路問聞云云

子畏於匡云云 文林貫旨

云畏是有戒備之意○燃犀解云兵兩來曰後非相失正是殿的意思明以一身捍衛夫子○揚明云敢是勇敢何敢死是不輕死有死生與共意○知新日錄湛其泉曰敢死者敢而死也敢勇赴難而致死也○蒙引云何敢死敢字不訓必字註中必字在死字內○蔡晉江劉記云吾以女為死只疑其為匡人所害非疑他死于非義顏淵却把死字着九看了○存疑云子在回何敢死意含子不在回何敢不死此見聖賢不以死為難以善處死為難古謂死有重於太

山有輕於鴻毛也子在而死是輕於鴻毛子在而回何敢死是重於大山○韓退之筆解云死當作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回何敢死先其義自明無死理

收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此說恐未然蓋死非難處死為難故守死必善道此孔門之正義也

顏子意謂夫子若不幸而遇難回便當拚一死矣今夫子既無恙則回可以無死又安敢輕擲一死哉看來只是不敢之敢設回當時遽捐其生則為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矣發曰子在回何敢死

死 藥共子變字名成稱共叔晉哀公大夫死哀侯之難

子畏於匡論語十一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

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鄭氏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善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為之也

三事之如○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事之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音嗣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

國語晉語樂其音

泰子曰良生於三

謝氏曰敢云云蒙引云

慶源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

約之教得聖道之傳真所謂受罔

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比

雙峰饒氏曰孔之於顏教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

猶父子所以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

為恩義兼盡

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

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

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

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

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慮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

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博虎其致心

集註即夫子云云通義兵

氏程曰即發語詞亦就也

猶言就使也或作耶屬上

句者非是

○李見羅曰夫子自言天

未衰斯文匡人如予何夫

子蓋有以信已之必生也

不能必顏淵之不死顏子

則已諒斯文之未喪而決

孔子之必生若捐生請討

之論去此識見何啻天壤

復讎子子滕文公下篇云

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都

論語十一

陽朱氏曰此章顏子處難之道

悉方義所當然也。至于危急之際，顏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宋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此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曉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汝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

季子然云云。然解云：大貌。是天子左右顧問及禮貌的人。大夫之家安得大貌。子然開口便露替竊罪狀。直解云：季孫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未達。一問至此等語始相為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可以不輕於死為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聞，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一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宋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宋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論語十一

集註子然季云云人物考

曰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桓

子之弟也自多通義

云自多自矜夸也○說文

云多重也

子曰吾以子云云脈云異

字謂道德異于古今如伊

呂之徒是也○直解云汝

之問我以為必有非常

之事與非常之人乃今以

由求二子為問則汝之問

亦卑矣

所謂大臣云云知新日錄

姚承庵曰大臣以道德勝

故其事君必以道而不欲

不可則止者其機不相入

則奉身而退耳待君重則

自待亦重此之謂大臣○

湛晉泉曰何謂以道事君

也引君當道而志於仁何謂

不可則止也○楊明云道是

仁義之道有路君心之非

意○李南黎曰不可則止

者自

時不可則引身而退不失

身於所事之人也○蒙引

云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

事君而以道事君者不從

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

己之志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輔

子以聖門高第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儼然其德

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

子然以此自

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與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慶源輔氏

曰季然自

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

之意且大臣既非蒙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

大臣之道故

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朱子曰不可則止不合則去○勉齋黃氏曰以道事

君謂審出處之宜盡實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

容悅以苟順

君之私欲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

而超乎其上也具臣者守乎

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實難

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

乎具

臣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平

聲

今由與求云云圖解云曰

今見非古之大臣○燃犀

解云具臣乃是知效一官

能辨一職不是空備臣數

詳解由治賦求足民只稱

得一個具官的夫大臣以

道事君遠

集註備臣

數通義程復心曰不以道

事其君特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云云燃犀解云然

字承上節既非大臣說來

從之是從其非道之欲○

文林貫旨云從之之字指

季氏言謂凡事皆從季氏

之為而更無可否意○脈

論語十一

論語十一

云從之者與正承道字來
子然意二子既不能盡道
則事一君無所可不必從
君之所為從之勿明說季
氏只云從其主方像子然
口氣且下弑父與君亦不
可明加季氏二字

子曰弑父云云蒙引曰然
則從之者與夫子恐其以
為然而或至謂二子亦可
挾以非義也故曰弑父云
云○知新日錄申甫曰始
斥二子之非大臣以斥季
氏無君之心終許二子之
不從以折季氏無君之心
始終同一為下不倍之意
○引雖云按由求作田賦
則從伐顯與則從旅泰山
則從其不從者殺父與君
耳觀其所未從其亦異乎他人之為其臣者矣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
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
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
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
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
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抑強止亂之心

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問孔子言由求為其臣曰
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
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顯與而不能救
之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
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
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
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
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
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朱
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
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
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
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
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
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

誠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入，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不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三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其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弑父與君不從折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與平常能不可則止者，於弑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

子路使子羔云云 文林貫
旨云使是舉薦

子曰賊云云 通義史氏曰
夫子之言甚廣深，可以為
未學而仕者之戒。○圖解
云夫人之子，指子羔。○燃
犀解云：賊只就妨于政治
說。○衍明云：賊兼害已害
人說。 集註：質美云云
通義許白雲：日前章集註
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
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學，蓋
質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
不足，其意一耳。

其心不從也。由求於君，克大義，固孰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仕於出公，未為之死，求於伐，顯鬼惟知為季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太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耳。

此章見學而後可入政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齋

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

女真讀書人

論語

卷之七

子路曰有民云云圖解云

民人指費之民○甲第云
民人即百姓以教養言社
土神稷穀神以祈報言何
必夫詞讀書指講古訓拘
拘詞章之末○知新日錄
李南黎曰有社稷苟不以
事神言云治民人以守其
社稷○蒙引云此學字數
行字屬知是指後來為政
之道說

社稷圖史合

致曰孝經緯云社土地之
主也土地潤不可盡敬故
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五
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
故立稷神以祭之○白虎
通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
為天地求福報功

子曰是故云云燃犀解云

是故指平時言倭是口快的人泛指似是實非說忽云口給的人亦勿指子路為倭○文林貫真
云是故猶云此所以承上三句說

憂民庸終者誤民身不足以牽民而徒特刑政以齊民者則又必有不教而刑之患是此不足以
治民而適以亂之其終歸於虐之也

細註焉用佞禦云云公治長篇雅也仁不佞章也○朱子曰禦當也猶應答也

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
理未明而用必窒遠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
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
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
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

集註慢神而虐民通義金山曰未學而治民則妄作者
是故指平時言倭是口快的人亦勿指子路為倭○文林貫真
云是故猶云此所以承上三句說

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本前焉用佞禦故夫子不

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宋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

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
筆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傳襄

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

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

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

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

集註道之本在云云大學

云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
以脩身為本○中庸第二
十章云知所以脩身則知
所以治人 方冊又云

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朱註
方版也策簡也○章圖云
方本簡冊與策同竹簡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因責弟子
而見為學為政之次第

也。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曾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

子路曾皙云云蒙引云此章之言都是四子未出仕時說話。夫四子之遊聖門非一日矣，夫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或未之知也。故因其侍坐而誘之，言志狂者也。

子曰以吾一日云云燃犀

解云長是分尊，一日長是謙詞，長不多爾，指四子毋

吾以也，欲四子志分盡言

○丹鈔總錄二十六云以

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

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

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

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

世也。冠者童，童，祭人也。浴

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

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

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

輕乎，抱關擊柝，事文通于

鄉俗里閭，不必居夷之遠

浮海之險也。偶一為之時

適其適也。自適其適，不適

也。

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待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安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曾皙再有公西華侍坐

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意也。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同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

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

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嗚呼！然者所感深矣。此玉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為浴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哲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錯壯心而耗餘生。

居則曰云云。燃犀解云：居是平居，曰是爾平居，自負的說，語不吾知，是人不知我，知是自負之詞。

子路率爾云云。通義：詩白雲曰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軍數而言，當方三百六十里有奇，况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國，漸漸吞併，至湯時二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為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甚，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申甫曰：攝乎大國者，兩雄夾立如

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

以為用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此。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

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方向也。

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

也。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

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

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

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

女讀頭四書大全

論語十一

卷六

勇自善政來知方自善教
來民生必厚方有銳氣若
迫於飢寒則其氣索然矣
何勇之有有勇而不知方
或用之好勇聞狼者有之
故必既富而教然後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燃犀解
云晒其率爾○直解云夫
子笑其言詞輕率非謂其
所志之不夫也

輕遽之貌章圖云子路剛
勇故常輕率
攝管束
也又云管束謂介乎兩國
之間而為大國所攝制也
方向也云云正義云方道
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
道也

求爾何如云云燃犀解云
方四也六七十里次國
也如是或五六十是國之
最小者○知新日錄李南黎
曰冉求之所任者富民之事
耳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
不自居○又云如其禮樂以
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
君子猶言賢者樂則能盡禮
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
民也

備足以畜妻子矣○又云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禮樂教民之事流
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
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事
耳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
不自居○又云如其禮樂以
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
君子猶言賢者樂則能盡禮
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
民也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

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

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晒故其辭益遜

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

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

赤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宗廟之事謂祭祀諸

侯時見反曰會眾類類音眺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

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
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
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
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
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
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
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
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時聘曰問殷

同或謂諸侯會同於天子不得相贊禮不知周禮春官載朝覲會同則太宗伯為上相諸侯來朝則有介如三公九介之類明有相贊禮焉氏謂當時諸侯朝王禮廢華之言為兩君相見而設此說亦未是諸侯朝王常禮也聖賢道其常然華所志之禮兩君相見亦在其中○又云宗廟諸侯宗廟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下文曰非諸侯而何○湛甘泉曰皆天子之事而諸侯相之也故曰非諸侯而何也○正義曰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謂禘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蒙引云願為小相言願得贊禮於其間也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見天子時雖容不得然諸侯相會及在外間調度諸事皆相也○又云宗廟之事如會同不必說諸侯字至孔子方曰非諸侯而何究其實則指諸侯也

嗶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治國公西華止言為相耳尤不敢以重事自任時見曰云云蒙引云註何不曰會謂好會同謂同盟而必曰諸侯時見曰會云云疑焉說不同會同朝於天子也非謂諸侯相會同也時見曰會不以常期見也眾規曰同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一齊並見矣○又云宗廟會同依馮氏說作諸侯事為順若作天子說則天子之擯相說亦非諸侯也若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於何處贊諸侯禮○玄端服通義許白雲曰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秋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玄即其色也○正義曰其衣正幅洙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

類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不禮殷類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次禮眾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年○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眾也類即見

端玄端服章甫禮冠
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見若玉藻天子龍裳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
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子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晉年推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

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絕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絕之末也一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

點爾何如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鐸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干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
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

類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不禮殷類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次禮眾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年○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眾也類即見

歌漸漸任手之意鏗爾舍瑟而作二句連作一句讀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然也○譜述云鏗爾一說連上讀謂鼓瑟方歇餘音鏗然一說連下讀謂以手推瑟而起鏗然有聲看來瑟方間歇餘音尚存即推而起似一連緊讀不可斷○孔安國曰鏗爾者投瑟之聲也

暮春者云云然犀解云是三月上巳時候

亦非有擇于暮春○蒙引云暮春者春服既成暮春決是夏正若周正之正月其時猶寒何可浴也雖今之三月若非溫泉恐亦未可浴故集註又附以地志溫泉之說有劑量矣○又云三月似亦非乘涼之景蓋和煦之時遊行之餘兼以溫泉之浴宜暫就高燥以取涼也○又云謂之春服既成者北人皆隨時辨衣今年服者明年不可用又却新置衣或將舊衣再製至今風俗如此

冠者五云云疏六二十以上冠者十九以下童子也○燃犀解云五六七小約定

人數多寡也

浴乎沂云云

乾之舞雩城外禱雨處咏而歸以不盡之意寄于歌舞而旋歸○李南黎曰大抵浴沂風雩只是寫不共適意思近莊生寓言不必指實也○李九我曰吾與點也與字作共字解如白點也浴吾與汝偕浴點也詠歌吾與汝偕咏既意思○王陽明日三子是有意必曾點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有不器意

律和物云云字書物許

呂切温也

單裕云云

通義金仁山曰或單或裕視煖涼為候

浴盥濯

也蒙引云盥洗手濯洗身依語類只是手足

上巳云云又云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古今用此日被除自魏後只用初三日上巳如首丁之類巳日也也被除被亦除也除舊取

卷四四書九全

論語十一

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希間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

宋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待

聲歇也作起也撰具也

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

此下視也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

莫春和煦之

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仞底氣象

新安陳氏曰單單衣袷袷也

時春服單袷之衣

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

管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

問浴之為盥濯祓除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

善樹木也詠歌

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

音善樹木也詠歌

也通考巴川陽氏格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

商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

其辭肯則四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宐有

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

日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

以為寅月沂水之凍力解雩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

非其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

音扶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隨處充滿無少欠缺

新安陳氏以此等句皆是就本

而於無中形故其動靜之際從

七容容如此

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

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錚

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

理今以讀之只做等閒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

容出有來

容如此

容如此

宋子曰

容如此

曾點都

容如此

曾點都

容如此

曾點都

新之意浴亦去舊垢而自新也○通義金仁山曰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以總說暮春至曹魏則定以三月三日為爲上巳所以蘭亭曰暮春之初泗水之上人以爲沂水三月冰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公乎沂爾殊不知沂之說本於韓李而文公於或問已辨其非矣蓋彼但以浴爲禳浴而不知爲祓除也况魯國無川浴之俗暮春亦非水浴之時曾點又豈川浴之人哉且如其說則堅冰未解曾皆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也母乃病乎况周無寒歲秦無煥年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詆古人之書也

又沂州東南亦有沂水縣西北俱有溫泉土人皆秋石爲池引以澡浴○舞雩疏云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雩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大明一統志兗州府舞雩臺在曲阜縣魯城南一名雩壇曾點風乎舞雩即此○通義許自雲曰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日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熒惑道怒舍樞紐白招拒光紀五人帝謂大暉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卿士若勾龍后稷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

新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

細又曰門人詳記各事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者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上已爲聲入之意胡氏曰即其所居至之常者莫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爲而目前所可爲也初無舍已爲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任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

沂水名云云通義金仁山曰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中有達泉冬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溫泉云○一統志卷二十三山東兗州府沂水源發尼山之麓西流入泗水論語浴乎沂則此溫泉又云溫泉在曲阜縣南七里云云流入沂水又沂州東北鄒城縣西北俱有溫泉土人皆秋石爲池引以澡浴○舞雩疏云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雩

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新安陳氏曰直與至於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下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詰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自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慶源輔氏曰觀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已爲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淡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

卷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

大旱則師巫而舞雩

增輝章圖云壇音善封土為壇除地為壇○字彙云壇唐闕切祭場也封土為壇○又云壇時戰切畔低處平場也

有以見夫

云云通義許白雲曰曾點見處甚高而行不掩本註朱子以見字冠之

天理流行云云蒙引云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者近自一身之間且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身之所接如君臣父子之屬皆是道理如此一動一靜一衣服一飲食以至鸞飛魚躍都是此理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也○又云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只此一意堯舜孔子便實存在懷袖中苟便已曾看見矣

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規規說文云規有法度

○戰國策云無天下之規註規猶謀也

事為云云蒙引云未字重事為非不好只是三子說得氣象也局促無廣大自得之意耳○又云事為猶言事功曾點所言只是日用之常非事功也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不必以鼓瑟希為本喟然嘆為未亦大槩說本末為其事之首尾也○又云三子者政使得盡行其志亦終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其事業猶有限量如曾點所見充得去時便能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者是甚氣象孔子老安少懷便只是此意

只是此意

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朱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闕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宜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天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

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入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

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
間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
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
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未
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
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
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鉅樣小事也。
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
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
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
一事言也。○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
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知或知爾之間。
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
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天子說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

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
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
浴沂詠歸。却做甚麼。合殺。○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
麤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
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
較麤。不如曾點之細。○為學與為治。只是一統事。他
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有。三子却分作兩截看
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凡天下之事。皆學者
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
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
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
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
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新安
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
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

三子者出云云知新日錄
李南黎曰曾哲後是活
字曾哲欲有所問故後而
未出也○脉云曾點後將
以辨志也亦各言其志謂
各人都就力量能為處言
不是虛誇的話分明是兼
與了故點又問何哂由○
通義金山曰曾哲以夫
子與已而又問三子之言
亦其好學切問固成公曰
終是有些務意在夫子答
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乃是微抑其矜

言者意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
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
為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安夫子獨與之也自
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
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
矣進考不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
以實
曾點
三子者出曾哲後曾哲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曰為國云云蒙引云為國
以禮要只是無欲上人之
心所充其言不讓思在上
人○又云禮以辭遜為本而由也其言不讓是故哂之為國以禮禮字該得廣讓特其本耳○知
新日錄李南黎曰為國以禮凡所以為天下國家處皆禮也○文林貫旨云其言指有勇知方之
言讓是恭敬辭遜之實處不讓是言不遜非是任為國之事為不讓也○存疑云其言不讓言率
然而對既無雅容退遜氣象及其言志又以才智自負畧無謙厚退遜之意動靜急遽則不知日
用動靜之間亦是理之所在以才智自負又不知為國只有個理所以謂不達為國以禮道理也
夫子哂之正緣此耳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宋子曰禮者理之顯讓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

理在其
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與平聲
下同

曾點以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
之答無貶悲簡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
孰能為之大

唯求則云云燃犀解云點
錯認是哂他不讓為邦故
問之與是疑詞安見
此以下夫子之言也
方六七云云燃犀解云六
七十是伯之邦五六十是
子男之邦集註夫子
之答云云存疑云許其才
足以及此也與許曾點者
不同故曰亦許之云
唯赤則云云燃犀解云點
因夫子不明說求言能讓
故仍如前之疑宗廟
此以下亦夫子之言
非諸侯云云燃犀解云非
諸侯而何言惟諸侯得而
行之此大小二字只以禮
樂優劣言大不作大相只

是出其右意○通義金仁

山曰上文之與點所以激
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
實曾哲也聖人陶冶之妙
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
長語由不知夫子所哂之
意故終死於孔悝來不知
夫子與點之意故聚斂於
季氏曾哲又不知體夫子
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
而行有不掩所以終於狂
比此皆學者所當戒也

優柔云云左傳杜預
序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厭而飲之使自趨之疏云
優柔俱訓為安舒寬之意
厭飲俱訓為飽饒裕之意
也
拜舜氣象通義許
白雲曰程子謂曾點便是
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
意上描盡然但謂之氣象而
不可謂事業
行有不掩云云孟子
盡心下篇云何以謂之狂曰
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朱註言平

論語精義

此亦曾哲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

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

先後之序如子路再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

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

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新安陳氏曰此條專言三

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

與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問

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

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暮春時物態舒

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
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
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
○行有不掩非言行肯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
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惟有老莊意思也未便
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
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
所見乃是大根本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
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
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
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
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
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
也○潛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
故見大意而聖人與之謂其行不副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
子路等所見者小

這氣象也。通義許白雲曰：子路若達為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蓋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禮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平。

子路只為去聲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三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二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麤暴些，總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

箇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為來？問：為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亨，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間，暇平和也。曰：是到為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雲峰胡氏曰：以三子言，子路未達為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末耳。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

老者安之云云見公冶長篇○蒙引云老安少懷之者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適之意多治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之意多

曾點漆雕開已云云見近思錄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四子言志而見氣象之高下又曰曾點之志崇三子之行實故聖人皆許之

取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未曾

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

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

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去聲者懷之使萬

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

也宋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

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

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宋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也

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性往於事為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捱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未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為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參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則與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與人為技藝之學者有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乾乾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惟點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厚沉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

論語

其見不及乎哲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哲之不及乎回參而卒味免為在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蘊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而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天而略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矣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翦翦於文義之間事為之末而胸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通宋氏公遷曰此皆即其所志而言之也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尹顏淵有隱顯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為由求亦視顏氣象差小而所言皆其能事

卷十一 終

顏淵第十二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云云蒙引云克己已字下得最好不曰克私不曰克欲而曰克己蓋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惟知有己故一向徇私去○又云克己之外更無復禮禮是吾本有底物被已推出去今既克己已禮便自復○又云天下歸仁天下之理有其功則有其效其功深則其效大人欲無一毫之不去天理無一毫之不復則無一事之非仁無一事之非仁則無一人之不歸吾仁天下者盡乎人之詞也○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已者對人之稱也人心原自有恰好天則是之謂禮只為人已之私隔之所以不得為仁○尤西川曰禮者體也良知之見於四體與其事為也不言以禮而言非禮勿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比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克勝也宋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

非禮勿即禮矣此聖言所以為無迹也○孫淮海近語云全得我本心即全得天下人之本心自然萬物皆吾一體四海皆吾度內故一日克復則天下皆服吾仁之內此便是有以立天下之心極也○螢雪叢說云或問胡安定先生何謂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其人默悟

集註仁者本心云云蒙引云此據見在者而言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言復其本心之全德也克則已私之盡去復則天理之盡復如此方是全其本心之德○通義金仁山曰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為學則曰為仁最為親切然而仁為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從人從二古象凡重字則於本字之下從一仁字從入而傍從一

人字言人之所以為人也又科斗古文仁從人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即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曰為仁集註所謂全其心之德也至于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至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為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為仁是性愛是覺然亦以為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子言仁處觀之仁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此即程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

只是盡力舍已謂身之私欲也問已私有二氣質之死向前而已

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宋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鼻之欲皆因已而有故謂之私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

之反歸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節文章可以依據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

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字即是本來全字不

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氏曰克已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

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

者專言之也愛之理者又偏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體可謂盡矣凡集註言仁帶及入處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為學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德之全是於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明辨矣然此章帶禮說孟子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蓋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聖賢切於明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自以此仁之中人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禮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著實謂之信既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為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杏仁之喻此尤為親切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誠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即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即動而愛然梅杏之

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且此長成收藏之性在其

中矣使仁之中不其此生長收藏之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今又觀梅杏之仁其尖處是根芽純是仁竟內分為兩片是仁中已對有仁義其文理分明即禮也藏此生意有內即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其仁不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悉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然梅杏之實有此仁又是元初種子有此仁故生而為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粹其說以俟學者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又曰克已亦別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禮者天理云云蒙引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猶言天

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便克已

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次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克是克去已私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已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已便要復禮但克已而不復禮則墮于空寂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

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齋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齋則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齋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為仁專言之禮也克已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中也○通考勿齋程氏曰獲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已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新安陳氏曰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朱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

卷四書曰金 論語

理之當然故下文只用天
理字無節文字如慶源說
恐未解得此意○姚承庵
曰克已復禮禮字不必說
到天理之節文即心之本
體也此心之本体原自有
恰好天則故謂之禮克已
便復禮克已復禮便為仁
非有兩重工夫

事皆天理蒙引云事皆天
理指視聽言動之類言天
下無一物不關著心

歸猶與云云蒙引云歸猶
與也與許也凡物與人便
是把這物歸他了稱道人
亦然把這好名且加他便
是把這箇歸他了字義須
要解得切

其機之云云蒙引云機之
在我而無難意在言外天下之事凡由我者皆易係於人者皆難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以
見其無難在我決之而已我要為便為○又云機者發動所由物之所由以決者也故古人有曰
決機又曰其機如此言其所係也如為仁則係於己故曰其機在我

能決機於己也
語皆緊

私欲淨云云通義金仁山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二語結定在此則段中言

整頭四書大全

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
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
皆在吾闥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
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
奏得著所以天
下皆以仁稱之
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

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
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

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
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
日克已而無少間斷幾決於已而無所畱難則私欲
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玩味淨字淨盡者無
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
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已復禮有幾多工夫須日日

用之○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
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峰饒氏曰
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
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
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
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詐以
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已而復禮
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
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
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
程子曰非禮處便
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

歸仁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
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

卷之四

三

性偏難云云蒙引云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或曰專指氣質不兼理非也氣質者理之所寓氣質偏則理亦隨之矣性偏難克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性坦率之類如子路之剛勇子張之便辟子夏之狹隘冉求之退縮之類謝氏此句重在難字蓋恐人只從那易克處克去而忘其難故云然亦是先其難之意

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胡氏曰能克己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已說不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傲未必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傲未必

顏淵曰請云云燃犀解云非禮是上面克已之已字勿即上克字○又云四個勿字在念頭微茫上克得非禮盡了○又云聽以聲言以詞說有動以事為言斯字指四勿而上節意亦該○覺路云勿之工夫不在視聽言動上只在心上○微言王龍溪曰視聽非禮非淫聲惡色之謂顏子只念頭終動即覺纔覺即化不遠而復言動亦然○知新日錄鄒東廓曰非禮者其過不及也顏子請問其目故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視聽言動已之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脩己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更無已矣禮也者已之所本有也故曰復非禮者已之所本無也故曰勿○吳省菴引躍云所謂勿者非待既視聽既言動而後制之制吾所以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心而已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謂

顏淵曰請云云燃犀解云非禮是上面克已之已字勿即上克字○又云四個勿字在念頭微茫上克得非禮盡了○又云聽以聲言以詞說有動以事為言斯字指四勿而上節意亦該○覺路云勿之工夫不在視聽言動上只在心上○微言王龍溪曰視聽非禮非淫聲惡色之謂顏子只念頭終動即覺纔覺即化不遠而復言動亦然○知新日錄鄒東廓曰非禮者其過不及也顏子請問其目故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視聽言動已之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脩己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更無已矣禮也者已之所本有也故曰復非禮者已之所本無也故曰勿○吳省菴引躍云所謂勿者非待既視聽既言動而後制之制吾所以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心而已

顏淵曰請云云燃犀解云非禮是上面克已之已字勿即上克字○又云四個勿字在念頭微茫上克得非禮盡了○又云聽以聲言以詞說有動以事為言斯字指四勿而上節意亦該○覺路云勿之工夫不在視聽言動上只在心上○微言王龍溪曰視聽非禮非淫聲惡色之謂顏子只念頭終動即覺纔覺即化不遠而復言動亦然○知新日錄鄒東廓曰非禮者其過不及也顏子請問其目故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視聽言動已之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脩己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更無已矣禮也者已之所本有也故曰復非禮者已之所本無也故曰勿○吳省菴引躍云所謂勿者非待既視聽既言動而後制之制吾所以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心而已

勿者禁云云照解管登之
曰朱子云勿者禁止之詞
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
私復禮之機也愚謂人心
之主不在勿而在禮克儀
則在勿字中禮常為王目
能昭非幾之萌而克之雖
禁止非禮而無及矣
動容周旋云云孟子盡心
下篇云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

軍事之事書說命篇云惟
事事乃其有備孔安國註
事事非一事也蔡沈註事
軍事其事也○史記陳平
傳云張仲曰平貧不事事
○又曹參傳云卿大夫已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二者界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
條自也請克已復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
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
容周旋無不申去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
矣宋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
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
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
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
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
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
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

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
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已
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
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
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
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
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
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
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
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
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
○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
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已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
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
仁在其事如事事之事書說命篇云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史記曹參傳

程子曰云云出程子文集及小學嘉言篇

四者身之用蒙引云四勿不必分謂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大抵四者身之用也夫子無此內外交進之意○鄒東廓曰顏子非禮勿視四句皆於心上致之皆直內之學也非以制外而能養乎中也

宜服膺云云中庸第八章云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視箴曰云云此以下四箴古文後集亦載之 應物無迹古文註云泛應之物亦無形跡○近思錄註云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要以視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

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

○新安陳氏曰事字上事字是用九活字下事字是死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

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 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雙峯饒

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已私只是微過不

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

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

自乘而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

用曰制於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及之意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慶源

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之則而已蓋人之

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

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

之則

之則

之則

之則

之則

之則

之則

之則

之則

之則

之則

之則

之則

蔽交於云云古文註云物
或交蔽變亂此心

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自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陳氏曰：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人之視聽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已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已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

秉彜詩大雅蒸民篇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本乎天性小學註云性則知誘云云古文註云知慎欲也誘猶導也引也欲心導

引而物至人化於物○禮記樂記云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蒙引云知字從知覺上說謂知誘於物而為物所化也不見了秉彜也遂亡其正正即秉彜之性也人有秉彜秉彜出於天命○卓彼詩云卓彼雲漢先覺孟子萬章上篇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覺覺後覺知止有定出大學○通義程復心曰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正之處即理之當然者是也能一知其然則此心明徹於日用應接皆有定理不為之誘而化矣○關邪孟子離婁上云陳善開邪謂之敬○近思錄註

未是仁真積日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迷亾其正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物至則智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彜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卓彼先覺知止有定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非禮勿聽朱子曰閑邪存誠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非禮勿聽朱子曰閑邪謂之敬○近思錄註

論語卷之十一

云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且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

心之動云云通義程復心曰言有不順理處則是心有不順理處故不得於言須求於心心氣和則言理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內外表裏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發禁躁妄古文註云躁者急也妄者誕也言發而在所禁

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問視箴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入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樞機易擊辭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興戎出好書大禹謨篇云惟口出好興戎蔡傳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
傷易云云蒙引云傷易則誕所謂妄也傷煩則支所謂躁也此二句點上四句
困悖云云大學傳十章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非法云云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非道云云
訓辭左傳傳公七年傳云加之訓辭

專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別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書曰惟口出好與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陳氏曰門之闔關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與戎則凶則辱發於口傷易去者其微而召於彼者其捷可不畏哉傷易去聲則誕傷煩則枝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已肆物忤五故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宋子曰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

哲人說文云哲知也書云知之日明哲
繫辭下云子曰知幾其神哉
順理云云蒙引云裕安也義中有利也從欲惟危利害相因也造次克念求誠之於思也戰兢自持求守之於為也

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言底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進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忤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其動箴曰哲人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聲誠去聲之於思志士勵行去聲守去聲之於為順理則裕去聲從欲惟危去聲○宋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

選次里仁篇云造次必於是朱註造次急速苟且之時

戰兢詩小雅小曰文篇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朱傳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近思錄註云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忽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身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通義許白雲曰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為得也此即慎獨工夫○金仁山曰主文憲曰理欲二字是生死路頭朱子晚年以四箴為傳授心法切要之言以此章

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誠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餘於中故裕遂入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
造七到次克念戰兢自持慶源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速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
習與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

論語卷之十一

上接危微精一之傳戊申封事及延和奏札皆連舉以告君而損益四代禮樂即繼於此章之後

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割○呼麥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

乃傳授心法云云蒙引云此章乃聖賢傳授心法蓋從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相傳秘指只是

一精一執中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所謂至明以察其機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所謂至健以致其決也

雖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己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太用割然中節矣愚按此章

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

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淡玩源

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講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悞認天理為人

仲弓問仁云云文林貫旨云問仁亦是問為仁之道出門是人所易忽者大實是人指所敬重者使民是所易忽者大祭是人情所必敬慎者兩大字要重看○圖解云出門是人所易忽者如見若有所見大實是貴客如見太賓則無一人可肆○蒙引云仁非敬不存非恕不行不敬則所以處已者未免於私意而有以處人之怨不恕則所以處人者未免於私意而有以處人之怨能敬且恕而仁了故內而在家則父母稱其孝兄弟稱其友外而在邦則以上得君以下得民總是仁之效上章天下歸仁此章邦家無怨怨即歸仁之反也要味主字行字意思如何○又云出門使民而不敬者有矣未有見大賓承大祭而不敬者也○直解云大賓是有德有位的賓客大祭是如郊祭廟祭之類○正義曰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發明云施於人即

是使民的事蓋施人之怨固使民之敬所由出也○知新日錄湛甘泉曰何謂人也出門使民之所接者何以為敬何以為怨也一心也是於接物謂之敬見於處物謂之怨其未感應也怨存於敬之中其既感應也怨行乎敬之內敬怨立而德不孤其斯以為仁乎○通義金仁山曰先言邦後言家邦疎無怨易家親無怨難此所以先後言之以驗其工夫之密○許自雲曰經上兩句敬以持已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即是仁行仁須自恕起

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
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

民二句

恕以及物

解不欲勿施於人

則私

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公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

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已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

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宋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微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問斷不

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凶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加以於人。○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如此。自家身已。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始得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已。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

集註謹獨。大學傳六章。君子必慎其獨。○通義。許白雲曰。集註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即此意而言之。詳○存疑。云。謹獨便是守之法。者。動靜交養。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謹於幽獨之時。則養之有素。由是靜專。動直。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目無不敬矣。故曰謹獨云云。

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問。恕在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恕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充此對。而記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恕則徇己。遺人泥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峯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禮新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強拘束。唯謹獨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

出門使民云云照解云或問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揚中立曰對境不動難儼若思通義云儼若思出禮記曲禮文儼然如有所思辭以存敬之貌○禮記曲禮註云正顏色斯近信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

愚按克己云云章圖云乾道剛健坤道柔順就二子資質上言其學力也○通義金山曰乾道剛健中正純粹顏子純粹明决之性似之坤道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仲弓主敬行恕之意工似之方外即紮矩之意○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克復是仁之全体天地人物渾然一体故曰乾道乾道生生造化萬類甄陶一物不遺也主敬行如則順承之不拂乎仁而已猶坤之順承天也故曰坤道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体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正乾道坤道之謂也

便是守之法

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太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要
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有諸中而後見形旬反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問程子只說作敬先

生便說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來須始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只說作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峰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已及人之恕矣

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宋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

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可見求仁之道仁以德言

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已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已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已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已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加自治○問持敬克已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

司馬牛問仁 文林貫旨云問仁是求為仁之方意

集註司馬牛云云家語弟子解篇云司馬

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章圖云黎史記作耕

子曰仁者云云微言只無障曰認不專在言上若云借認言以收攝此心語便顛倒○燃犀解云不曰認言而曰言認是指見成的仁者說此句且虛莫露出存心意夫子不是教牛從言上做工人正教他於仁者二字上理會其所以認言處○照解云首句非是認言而去為仁亦非是為仁始於認言玩本文其字也字及仁者二字是舉現成者說蓋不期認而認認而不知所以認者也

司馬牛問仁

此章亦見為仁在於存心

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厚齋馮氏曰左傳云仲尼云古語有之曰克已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式亮 魁徒回 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忍

論語

集註 仁者心存云云存疑
云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
言若有所詗而不易發蓋
心者一身之主心有不在
則無以簡其身故視之而
弗見聽之而弗聞食而不
知其味心存而不放則有
以簡其身於言語必有斟
酌有揀擇可言斯言不可
言則否商量審度至再至
三而後發不敢輕易有似
有所忍而不易發然者
德之一端蒙引云蓋其德
之一端也謂仁者之德不
止此此特其衆德中之一
德耳小註四勿中之一說
未切

曰其言也云云然犀解云斯字作即字矣乎是半疑詗言不足盡仁○又云得無詗是自然不得
不詗○又云夫子是說仁者之言半是說言者之詗相去遠矣○文林貫旨云爲之猶言行事○
牛春宇曰仁者其言也詗且只就言上說不可便露出心來爲之難正是言其心存而不放言之
得無詗正此不放之心爲
乏也恣是一個心存乎切
莫如註各推隔一層說聖
賢之學只是存心存心便
有戒慎慎獨工夫敬恕克
復皆不外此故足以盡仁
甚不輕易○照解云宋初
皇曰精神全在得無之二
字○陳臥子曰難之一字
千古聖賢心法

詗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去聲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宋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詗在學者即當
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也此心
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
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胡
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
亦不過四勿
中之一也
夫子以半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
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宋子曰這
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充養爾○問仁
者其言也詗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
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詗是說持守得
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

曰其言也詗所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得無詗
乎
方說底模樣令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
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詗此句通上下言
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
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朱子曰心存則自
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
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

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
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
則以訥其言為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爲仁道
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
爲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

楊氏曰觀此及

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宋子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

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爲之難故自不
敢輕言若不仁之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
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爲之
難者不謂仁之難爲邪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
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爲而後難於言邪且必若
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豈其
然乎○**程子曰雖爲**去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

以彼之躁云云照解王字
泰曰靜坐然後知平日之
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
言躁

雖有高下云云

通義許白雲曰三章問仁
而所答不同三人之才
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明
故告以全体其言直捷簡
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
行恕若熟亦便是仁司馬
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
言訥是行仁之一端緊要
在爲之難上言爲行表人
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
盡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禮
勿言一節

章圖云右第三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可
見求仁之方仁以德之一

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

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繁語御之則以彼之躁

必不能淡思以去上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

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

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

者其致思焉宋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箇理會仁譬之屋克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訥是箇小門雖

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
語半之說又下於雍非祕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
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

司馬牛問君云云蒙引云
憂者心懷憂戚懼者懼禍
至也憂對樂言懼對安言
樂然後安憂則必懼可把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
看可見憂全在心懼是作
事有所怵畏之謂○存疑
云憂愁也愁禍患之至懼
驚恐也是禍至而驚恐觀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可見
蒙引說未是

集註向雖作亂牛云云通
義許白雲曰司馬牛桓
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
別為向氏世為宋司馬故
為司馬氏桓離兄弟五人
左師向巢次離次子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禎等兄弟之次左傳哀公十四年初宋景公問
離後離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離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佈盡牲私家甲兵之備盡牲享
所公知之命自野乃左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攻桓氏子禎告離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離

遂入許以叛許人叛離離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許而適齊後離再奔齊牛又致其邑適
與二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牛無兄弟之言蓋離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曰不憂云云燃犀解云內
省中正有戒慎恐懼學問
何憂何懼俱從憂懼中來
○蒙引云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
使其能至於內省不疚則
為難憂懼之心自釋矣夫
子不專為此發然亦在其
中所以為聖人之言
集註平日所為云云通義
金仁山曰平日所為無愧
於心此二句又補內省不
疚以前工夫 無入而
不云云中庸第十四章云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章圖云右第四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解
其憂懼之心

覺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
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
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通考宋氏公
遷曰仁以學言亦曰以用功言告顏冉者使之全其
心之德告子貢者使之充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則
兼入心事理而言之於司馬牛則即其德之一端而
言之蓋資質有不同所以教之亦不同而皆徹上徹
下之道也各因其人而言之也○又按顏冉之所聞
者為仁之道其餘四子之所聞者求仁之方若子貢
問為仁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為為仁之資與此
不同蓋此類欲入反求諸
已彼則欲其求輔於人也 自外入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厚齋馮氏曰
內憂其兄外

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所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告之以此疾病也
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
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 雙峰饒氏曰
之本不疚是 無愧是不疚
不憂懼之本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
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宋

章圖云右第四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解
其憂懼之心

曰平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
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懼也自
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慶源
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
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
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
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
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活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
同。

○司馬牛憂言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魋入于曹以叛。良叛之。魋奔衛。遂奔齊。○問牛無令兄弟何也。采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

司馬牛憂云云脈云憂曰是含愁而言也玩其口氣還是傷其惡不能貽同氣之光雖有若無意非憂其將死之說

此章見人當修己以聽天

有發德記事是市 齊惡不才雖有若無

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頌其事亦與之同惡此所以憂也
子夏自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死生云云燃犀解云桓魋公族也當時司馬牛之憂在保世元宗永其富貴耳故寬之曰富貴在天○說約云愚按如此則牛無兄弟亦命也天也在言外○天莫之為孟子萬章上篇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順受孟子盡心上篇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君子敬而云云文林貫旨云敬是謹格兼身心動靜而言無失是無間斷意與入是待人接物○揚明云敬恪敬無失是敬有始有終○照解云或問敬而無失朱子曰把捉不足即失○存疑云與人恭是與人交接謙遜也恭非難有禮為難有禮是中節也無過不及也如人當拜却不拜但揖而已是不及也如人只當揖却去拜是太過也皆是無禮恭而不及則致人之怒恭而太過雖施之人人亦不以為德皆不能得人之愛敬故必恭而有禮然後人愛敬之

四海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有其中七戎六蠻九夷八狄皆近海摠謂之四海
集註以辭害意孟子萬章上篇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已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去徒玩聲斷反接入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既以脩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已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峰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

哭子喪明禮記檀弓篇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云云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解人憂患之心而見子夏言詞之病命以氣言天以定分言

哭子喪明禮記檀弓篇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云云

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曰觀喪明字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雙峯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

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已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宋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

子張問明云云然屏解云

其能照入曰明自其照之
微榮處曰遠不行是心休
不為所動○文林貫貫云
明即是不為人所欺惑意
○甲第云不行是譖想不
得行於人○覺路王宇泰
曰不行謂譖想雖巧而不
得行之於我也非我不行
人之譖想也○蒙引云浸
潤之謂以漸而入入之深
也○正義曰夫水之浸潤
所以壞物皮膚受塵漸以
成疥癬蠶人之言如水之
浸潤皮膚之受塵亦漸以
成之便使人不知覺○韓
文十九送齊暉下第序云
膚受之訴不行於君註係
曰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
之乃見○直解云遠是明之至而不蔽於淺近也○照解云遠者其所以明處不遠之明止可言
察不可言明○存疑云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得要人所以不行處是本於居敬窮理居敬則心
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申甫曰子張只問明于夫子便添箇

明之遠

遠字應他知其意在遠也其實明不在求之遠只消求之近諸想此人情至近的事能不行就是

集註易所謂云云易剝卦
六四云剝牀以膚凶○程
傳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
自下生漸長於至盛極群
陰消剝於陽○本義曰剝
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
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
陽消落九月之卦也○吳
臨川曰初為牀足二為牀
辨三為牀上四人之身也
其牀也非牀而曰剝牀以
膚言剝牀而上及於人之
肌膚也
信之深云云
說約云愚按集註信之深
發之暴信字發字即白文
行字

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為有限自

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
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己之
兄弟意雖廣大諸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
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曰長明事與此不同然
其為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則一耳○雲峰
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
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
弟似近平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
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想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想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蔭反想
蔭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漬而不驟也譖毀
人之行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
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床以
之寃也毀入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
之淡矣想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
之暴矣宋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可已底事纔說得驟
來不覺想是想切已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
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
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益不如此不足以觸動
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湯以誣善

行字

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湯以誣善

察之蒙引云夫子以是告子張為子張者著力只在集註察之一字不蔽於近存疑云註曰不蔽近即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遠矣其詞繁指夫子兩言浸潤之謂膚受之想不行焉也

書曰云云太甲中蔡註惟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蒙引云註云遠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合蓋自為一說亦不必與書本旨合也書曰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

章圖云右第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事情之難察者而見君子才智學識之明

卷之四言言一

者曰浸潤之譖膚受之刺痛痒立見二者難察而能故激以切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想

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指可謂明而不蔽於近指可謂遠矣此

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反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

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

之想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

書曰視遠惟明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遠然極

足以致惑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

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

膚受皆以巧譎而行其譖想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淡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一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蘇氏曰譖想之言常行於偏僻而監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簡易疑易信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想○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想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

卷之四言言一

三

子貢問政云云 燃犀解云

時政急務分田制里不奪農時閭閻有乃積乃倉之富國家有六年九年之畜則食足無事而耕散處為民有事而戰連合為兵簡之以時教之以方則兵足

○蒙引云民信之矣謂至此而民信之也非謂至此左施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矣字可見○又云夫子三言有富而教之意○存疑云是時兵食尚在民間詰倉廩是民間倉廩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疑言之民所以信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

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

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食音旨皆

尊君親上之心遇變而有犯難效死之義

子貢曰必云云衍明云如或變故不得已之秋也○圖解云不得已是二者俱不足的時候師敬與飢饉若臻同勢與人心俱盡欲去一以保其二

子貢曰必云云圖解云必不得已是事勢更危迫二者指食信何先是何者稍緩所當先去○燃犀解曰去食者蓋以城中糧雖盡而平日信義在人心民未必遽叛到此更以大義激發他民蓋民無信不立是說信必不可去之意○蒙引云無信則雖有食而相欺相詐與禽獸無異雖生有不安也為政者雖知信之當先然其施為必自兵食始若足則信之所全者多矣若看朱子註而有泥於人情民德之言則或不得並行不悖矣要此意方明○通義金仁山口必不得已而去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亂饑危急存亡之秋也此事惟周大王可證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去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

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不若死之為安朱子曰安

字極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

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

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

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

論語精義卷之十二

兵也杖策走馬而去則倉廩米粟皆棄之是去食也獨仁意素孚而民從之如歸市卒以再立國而有天下

集註寧死云云蒙

引云寧死不失信於民是教化行意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是民信於我

兵食足而後云云又云兵食民賴以生之物信則民賴以生之理也所得而先也又云或以註中非兵食所得而先也一先字來照則是曰去兵則以信食為先矣曰去食則以信為先矣此說似長方於大文小註都合無礙一定當從

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為治大節之中而見信為重

如此答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

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非兵食

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

不以危急而可棄也宋子曰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

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此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方則戎備備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

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直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覺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上民無信不立猶物無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而立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而不可頃刻無也○雙峰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

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
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
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
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
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強之術歟齊氏曰考井田之
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
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
言夫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人率
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
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隳也
慎苦槩反怒也敵王所隳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
實只是二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
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
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
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
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

棘子成曰云云文林貫旨云君子泛以德言質者忠信誠慤之謂文者威儀文辭之謂文質俱就
言動看

○圖史合攷云子成衛大夫萬姓統譜云子成之後收為康

夫子之說者上去文存質
之論也君子者立意救世
故曰君子有厚朴還醇之
意思在不及者及追回也
不轉挽也○知新日錄黃
葵峯曰子貢所謂君子也
非指有位亦未是成德君
子也猶云有道義意趨云
耳○鄒嶧山折衷云子成
之說乃崇本抑末之意故
曰君子然意雖厚而言則
病今雖駟馬不能追其舌
矣蓋甚形容言之失而
不可復救也合夫子以下
總其惜意○通義金仁山
曰駟四馬也古者一車四
馬故曰駟謂言出古雖四
馬不可追而及之此必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

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厚齋馮氏曰鄧析謂

一言而非駟馬弗追

文林貫旨卷之二

二十五

時諺言○圖史合攷曰夏

后氏駕兩謂之麗股益一

駢謂之駟周又益一駢謂

之駟駟者一乘四馬兩服

兩駟是也在車中為駟

文猶質云云說約云愚按

蒙引上二句子貢述所見

下二句折于成之言也○

然犀解云文如服物采章

登降揖遜之類粲然可觀

有質方是文猶質言即是

質中之文有文方是質猶

文言即是文中之質○照

解云文即質之文也質即

文之質也兩下相生相濟

豈分去○合蒙云文猶質

二句是說文質一般重的

語頭言文之係于世猶質

未是可以獨輕質之係于

世猶文也未見可以輕重也○

淺說云彼其忠信誠確之存于

心者質也儀章制度之形于外者

文也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

文之所係于人猶質也質之所係

于文而文亦不輕于質二者相等

不可相無君子小人之所以辨者

在此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

鞞皮去上聲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

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慶源輔

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

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

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

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

人之賢否皆扶音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

不可辨矣楚宜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晉失之

矣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

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其毛畢竟自別事

體不同使子箇君子與子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

以受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

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

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

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益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

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

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

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

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

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

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

其平也哉○雙峰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

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

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

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

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

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

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

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

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

人之賢否皆扶音棘子成矯當時

不可辨矣楚宜子貢矯子成之

矣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

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其

體不同使子箇君子與子箇屠販

以受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

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

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

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益未始以

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

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

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

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

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

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

其平也哉○雙峰饒氏曰此章當

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

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

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

故集註謂棘子成

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

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

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

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

人之賢否皆扶音棘子成矯當時

不可辨矣楚宜子貢矯子成之

矣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

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其

體不同使子箇君子與子箇屠販

以受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

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

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

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益未始以

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

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

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

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

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

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

其平也哉○雙峰饒氏曰此章當

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

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

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

故集註謂棘子成

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

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

哀公問於云云蒙引云年

饑用不足意以年饑固當
省賦而我之用不足則不
容不加賦故曰知之何但
不明說出○又云大抵用
之不足不在於加賦而在
於節用用不節雖加賦無
補於用之不足也哀公但
知國用之不足而不知民
用之已乏也

有若云云蒙引云稱有若
者君臣之辭於天子則稱
孔子而不名君師之分俱
要有也齊氏以孔子嘗為
大夫只稱姓而有若只為
庶人故稱名此說意度之
非其說亦淺近難通且孔
子雖為大夫非入臣乎○
有若對曰云云講述云徹
法兼貢助二法貢法十中取
一助法十外取一註云君得
其二民得其九者非專言貢
亦其大率耳通義許白雲
曰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
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
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
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於公
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一
畝半使之為虛播

種時播之公由共分二十
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
八家共法公田八百八十
畝鄉遂同溝之人各同井
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均
收凡耕種耘刈皆共治之
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
溝中將千畝所得之穀井
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
穀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
於公家餘九分則溝中
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
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
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
魯自宣公以來既收什一
又於私田之中收其什一
是謂什二

與子貢胥失之○雲峰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

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
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
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知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
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
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大

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二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
為國之註下○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
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二如助則八家各耕百
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二

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
法十取其二今又履其餘畝復什
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
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用十畝借民力
而治之故曰藉稅不
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徂專行徹法欲公節
用以厚民也

曰三吾猶不足知之何其徹也

即稅畝猶當去之故哀公

日什二猶不足知之何其
什一○燃犀解云知之何
誦詞

劉曰百姓云云蒙引云君
孰與不足言誰忍坐視其
不足而不之助哉言上好
仁則下好義所謂東萊勿
粟民爲之出錢救金帛民
爲之供也君孰與不足言誰
放他獨足明其不能獨享
其富也如此說方得與字
活而君臣一体之意彰矣
且與集註合○正解云有
若對曰徹法行而寬役薄
賦令百姓充然足矣則民
富皆君富也孰謂君之不
足者乎如徹法不行而橫
征暴斂令百姓蕭然不足
矣則民貧皆君貧也孰謂
君之不足者乎不足百姓
與君共者也君奈何不行
徹法哉

仁政必云云仁政至穀祿
界也井地即井田也○蒙引
乘之國以軍計也

軍國之須又云軍國之需
如朝覲會同之費祭祀兵
革之供頒賞往來之給人
君飲食服御之用皆以是
爲準而節其用度
什一天下云云楊子法言
第一云什一天下之正也
多則桀寡則貉公羊曰多
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
一大貉小貉○孟子告子
篇云欲輕之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
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朱
註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貉師古曰在東北左三
韓之屬
無藝左傳昭公十六年之
字

論語十二

二即所謂什一也公以有若不斂其音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淺言

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去聲爲人上者所宜

淡念也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

壬有士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
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
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

集註君民一体蒙引云君民一

體只言其休戚相關何以見之即上文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亦言民
貧君亦貧君民實不一体君民既一体何必厚斂於民以取足於己哉亦要行徹而節用耳

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
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
之富即君之富也後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
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
之利

博哉○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
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
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

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見楊

子法言本出孟
子白圭曰章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

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峰饒氏曰

征斂無藝則

論語十二

三十一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論賦稅而見有子有愛民之心

論語卷之九

二十九

下困費出無入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經則上困。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問
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
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
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
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
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
欲加賦。惟未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
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
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
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未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
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
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
幹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
以供公上者。必眾。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宰家離散。田
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

子張問崇云云。蒙引云。德者。心所得。惑者。心所蔽也。崇德積之。而高也。辨惑者。祛其蔽也。不曰祛
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今之惑者。只為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
惑。又云。欲崇德者。必也。內主忠信。使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外徙乎義。使其於事為之間。
無一毫之不當。理夫。主忠
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德
其有不崇乎。故曰崇德也。
又云。人之進德。必先立
簡實心。然後就事。上處
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
必先立箇孝弟底實心。有
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
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
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
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
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
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便
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
秉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
崇饒氏謂忠信是德。徙義
是德。崇不可曉也。圖解
云。德。心所得。崇。積之。使高。
惑。心所疑。辨。別之。使明。

取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
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
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餘連
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飢而用不足也有
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
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
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
周公之典在魯之稅故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
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割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
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
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
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崇德見治心學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
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

論語卷之九

二十九

翼註云主忠信是立定基
趾而徙義則日加積累之
功○說約云姚承庵曰子
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
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裡著
已之事○微言方文伯曰
主信之外非別有箇義義
即忠信之化裁合宜處徙
義非于忠信上有所增添
只這點實心渾全無缺是
不減即是增有日積而不
自知者○知新日錄申甫
曰主忠信徙義五字勿斷
言主忠信去徙義也工夫
全在徙義上而忠信其主
本○陶石簪曰人欲淨天
理完便是德人欲熾天理
昏便是成惑崇尊崇也極
其廣大致高明令德性日
尊之謂能辨惑即所以崇德也

問也○采子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
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
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
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
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
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
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
又未甚合義須與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
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
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
主忠信是割腳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
崇矣○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
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緣何得進○南軒張氏曰不
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
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
○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

愛之欲云云文林貫旨云
二之字指入言○蒙引云
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
二句既又字重○燃犀解
云既又二字只是一個人
倏愛倏惡後先靡定見愛
惡無一宅之主置心於或
然不必然之境自生顛倒
莫所定○微言薛西原曰
生死舉重而言窮通得喪
皆其類也

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
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
此德所以日新而高自有不容已者○雙峰饒氏曰
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
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
今日未是處便徙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
愛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
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

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

誠不以富云云圖解云富是疑惑富積於胸中異是事事皆顛倒極可怪意○又云郝仲興曰引詩以見人情可異程子謂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下章有齊景公問政疑錯入在此然義未為不協也○鄭玄讀註祇適也○皇侃疏云誠不足以致富而以爲異事之行耳而已引詩證爲惑人之言生死不足之人也○燃犀解云我行其野章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收恤故作此詩其曰不曰舊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言彼之棄我者非愛富而厭貧祇以新故之異耳夫子引之正以誕愛惡變易之情並非錯簡

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峰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乏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從義以爲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入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

誠不以富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天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

集註堂堂乎張見子張篇註堂堂容貌盛也章圖云右第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失

齊景公問云云燃犀解云覺時政有失故問政於孔子
集註齊景公名云云云徵云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崔杼弑莊公景公立云云魯昭公云云按朱子序說云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云云合衆

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以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從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爲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

孔子對曰云云合喙云上君臣父子以久言下君臣父子在各盡其道上下衍明云政之為道不在紀綱而在倫理夫子之言雖為景公而發其實政之大本也

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平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彝倫為先彝倫不叙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為叙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巳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為人道之經政事之本是時景公失政而

大夫陳氏厚施

於國

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姜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故弗知不知其他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晉

豆區為侯及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

細註請繼室齊復以女繼少姜何如問興衰

路寢寢齊君之正寢也

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上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三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踊賤則足者履也別足者多故踊貴民人疾痛而或燠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

而不區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王不濫，**不失職**，官不濫，**循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也。

景公又多內嬖，臂閉而不立太子。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嬖之子，茶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嬖，景公妾，茶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誰音閑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茶，實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鉅、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公曰善哉云云合喙云信

如字有釋思而得之意。○正解云：景公有感而嘆曰：君令臣共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善哉！夫子之言乎！信如君無，撥攪而不君，臣有專命，不臣，父有惡德而不父子，弗承訓而不子，則綱常大壞，禍變將作。雖擅一國之富，而有其粟，吾安得享其食哉！惜乎！景公徒善其言而不能行也。

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

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

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為田**

氏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茶。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茶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茶，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

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入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入殺孺子荼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脩釐子之政以太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芣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弒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鶯是為平公田恒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

集註悅而不繹子罕篇云
異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
為貴悅而不繹吾未如之
何也而已矣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
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為治
之本

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
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
○雙峰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
○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

子曰片言云云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耳○知新日錄黃葵峯曰片言猶一言耳以見不待多言也折斷也○脉云片言不是半句乃是略說幾句而言尚未畢也可以字在人信服上見折字是折服之折非折斷之折○蒙引云折便是分判其孰曲孰直而兩開之此所謂折謂剖而一之也折字最有意味○大胡同○照解云折不但窮其曲直必有以折服其心○朱以九曰折者折服之折折獄不是實有此事味可以二字夫子蓋自其素行許也記者理會得此意故實之曰無宿諾○燃犀解云爭質曰訟論刑曰獄存疑云蔡氏曰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

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則父父則子子亦可也○雲峰胡氏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丁亂反也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昭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集註忠信明決

子路無宿諾燃犀解云諾承任之詞○孔安國曰宿猶豫子路篤信也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集註宿怨云云孟子萬章上篇云不藏怨焉不宿怨焉記者因云云說約云上曰由此曰子路故知記者因夫子言而及之也

小邾云云蒙引云小邾之邾國也與邾子益來朝之邾不同故言小以別之猶言小琉球之類句釋章圖云在邾嶧山之下

子路無宿諾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反形句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

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小邾太

夫以句釋句釋音滿奔魯曰使季路要平聲我吾無盟矣千乘去聲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

細讀其言杜預註云齊成也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稱許弟子而可見其才德

子曰聽訟云云蒙引云聽民之訟而辨其孰曲孰直吾固猶入也然必也使民自無訟之可聽乎蓋民之所以有訟者以其德禮之化未至也必也使無訟乎何以使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非有禁令以使之而自有不使之使也此與大學所引同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為治之效

子張問政云云燃犀解云問治民之事文林貫旨云居是存諸心○疑問云居字即存字的意思而稍不同存者存而不失之謂居則安住於此無他之謂居易居敬之居皆同此義○鼎齒云居以心為宅而存此政于內行以心為運而發此政於外○蒙引云二之字同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終無間者無倦也蓋人之常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存疑云居之無倦言其居乎政也必無怠倦自筮仕而至政政自入官而至官成一受立政居官之心無替也故曰始終如一○知新日徐岩泉曰忠是為民為國之實心

於人可知矣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日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人自信之故也不畱諾所以全其信也

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

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此章論當重本

無訟矣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

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

見形何

聖人之所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張氏曰天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都陽
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
言為存心之要

子曰博學云云蒙引云博
學於文凡理之所載者皆
文也文最廣而學貴乎博
故曰博學於文禮即文中
所載的理以其理之有規
矩準則為人之所持循故
曰禮

子曰君子成云云蒙引云
以所好之善惡言君子自
家好善故見人之善便喜
心生而樂成之小人自家
好惡如博奕飲酒之類已
所好也故亦喜他人為之

表裏如一

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
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
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
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
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行固是行其所居
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
○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
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

此慶源輔氏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
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况子張乎惟
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
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求仁或謂難與並為仁可見矣
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
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

是終不始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
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
子長之病也○雙峯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
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
○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
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
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
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
彼有君子二字有遏抑阻止意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雲峰胡氏曰誘掖以迎
之於未成之先獎勵以

此皆情理之必然如胡氏
說是○燃犀解云不曰善
而曰美從体焉本體看出
成者其人美有端緒因為
替相扶翼以成之

○誘掖獎勵是成裏事不
可就當成說未成而誘掖
之既成而獎勵之皆所以
致其成也○通義許白雲
曰誘謂引之於前掖謂扶
之側獎者譽也勸者勉也
○講述云誘掖獎勵不是
訓成字是成之工夫誘掖
是成於未為之先獎勵是
成於既為之後誘是以言
開導之掖是以身持之獎
是誘所已能勸是勉其所
未能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用心之要

論語卷之六

作之於將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
成之際 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去 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聲 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
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
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
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
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
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
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
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
為心華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非徒坐視其入於
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
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勉齋黃氏曰小
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

季康子問政云云講述云康子問政意在正人夫子答之重在正己○蒙引云政者正也正之一
字主在正人然正人與治人不同必正己以正之○又云言政之所以得名者謂以己之正而正
人之不正也夫如是則人之正不正在我而已子能身帥以正則人皆歸於正矣孰敢不正然其
所以帥正之道則非一言
所能盡也不知康子解得
否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
身正矣此約言也○脉
云政者正也是說政之實
不作訓政之名子帥以正
帥字最重有倡率之義○
覺路兵因之曰孰敢二字
最宜玩孰敢者畏心也此
與大畏民志同上下之道
交相畏者也上有畏其下
之心所謂赫赫具瞻是也
然後下有畏上之心所謂
有耻且格是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舜舉曰
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
之惡猶己之有疾故
規戒掩覆以正之
○蒙引云政者正也正之一
字主在正人然正人與治人不同必正己以正之○又云言政之所以得名者謂以己之正而正
人之不正也夫如是則人之正不正在我而已子能身帥以正則人皆歸於正矣孰敢不正然其
所以帥正之道則非一言
所能盡也不知康子解得
否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
身正矣此約言也○脉
云政者正也是說政之實
不作訓政之名子帥以正
帥字最重有倡率之義○
覺路兵因之曰孰敢二字
最宜玩孰敢者畏心也此
與大畏民志同上下之道
交相畏者也上有畏其下
之心所謂赫赫具瞻是也
然後下有畏上之心所謂
有耻且格是也

文選類目

論語卷之六

季康子問政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
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
氏曰魯自中葉也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
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

慶源輔氏曰政之
所以得名以其能
○新安
胡

魯自文公薨東門襄仲殺赤及視而立宣公季文子始持其短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各一效尤左傳莊公二十一年傳云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存咎據邑皆叛通義金仁山曰陽虎囚季桓子而奪其政公山不狃又以費叛

綱註書曰表正云云按表正之字有釋師字之意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出治之本而見感化之機季康子患盜云云圖解云憂盜賊多為民害○燃犀解云問求止盜之方荀子之云云文林貫旨云苟是誠○存疑云民之為盜生於欲心而所以牽之者上也苟吾子之不欲則上行下效廉耻風行雖賞之使為盜而亦不肯為矣賞之乃假設之言明其不肯為也○宜照解云忠甫曰上不欲則下不竊非獨感

化之說也多欲則斂重斂重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為盜不欲則藏富於民民富而禮義附焉孰其棄身於不義故曰賞之不竊○又云真西山曰上有衣冠之盜下有干戈之盜○徐九一曰欲為盜根曰菽子指盜魁也

集註季氏竊柄云云蒙引云季氏竊柄盜於國也康子奪嫡盜於家也此便魯之大盜何以責民之為盜蓋亦及其本孟子梁惠王篇之文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上下感化之道

改三家之故故謂從前所為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

也吳氏曰書曰表止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惠盜使民各一章天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雲峰胡氏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學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

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胡氏曰季氏竊柄盜魯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形句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

寵臣曰無死欲討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子各肥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確位也公使共劉曾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厚齋馮

厚齋馮

季康子問云云揚明云問政是議論政治如是設知無道是民之惡有道是民之善就是歸向○文林貫旨云就是超就有道是為善之事○燃犀解云就者謂懲一儆百使造就有道○宜照解云就者非成就有道乃使民知微以趨就有道也

解云此三字不虛便是王張在手意而民云云又云而字甚速見民善即在欲善時君子之德云云揚明云君子有帥民之責者德字虛者風則披拂乎人意小人指民草是從風的○文林貫旨云德是率人之機小人之德應上所感者也故曰草

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雲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也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焉於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二作

此章見身者為政之本

必偃

尚加也偃仆也

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入之本矣烏能禁止其

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以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玩○君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止之語哉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

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

而况於殺乎

西山真氏曰民性本

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諭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未

細註見後漢云云第五倫傳見後漢書列傳二十一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上下感化之道

子張問士云云揚明云士是學者通稱達是隨處皆通○文林貫旨云斯字作即字看○直解云如何斯可之謂達乃問所以達之故若只問何謂達則那家必聞子張已自認聞為達矣德乎于人而行無不得乃朱子會下文所謂達字而正解之非子張之所知也○鼎商云問達非問何以謂之達乃問如何方能達也

子曰何哉云云合喙云爾字極有味○鼎商云爾所謂達四字宜玩見達自有真不審爾所謂達是認何所謂耳

集註子張務云云通義程復心曰子張之學務外過於務內為名切於為實故夫子一聞其言而便知其意之所在故發其病而藥之如良醫治疾既察其脉又驗其證必明知其疾之所以然而後寒涼溫熱之劑可得施也

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入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

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簡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云云蒙引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為達也言有聲於邦家也在邦在家皆在聲非謂在邦則名聞于邦之人在家則名聞于家之人也○存疑云按達是行無不得聞是名譽著聞行無不得者自然有名譽名譽著聞者未必行無不得此其不同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雙峯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已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子曰是聞云云知新日錄曰申甫曰聞者自外有聞也從耳邊來達者自此達彼也由心中出聞達二字字義認得透便曉得誠偽集註聞達相云云通義程復心曰達者實有而不居聞却要做這模樣二者之始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若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也故其實則有不同者且聞以名言達以實言務名者苟可以得名則無不矯以為之名得而其心已矣務實者則無所為而為也不以人之有無而作較不以事之始終而銳意行吾義

論語精義卷之十一

四十一

而已此誠偽所以分也○又許白雲曰達是退一步做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且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務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

天達也者云云蒙引云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蘇紫溪兒說云上言質直好義而下言仁皆一理也仁者天理質直者存此天理而無所枉也是內之仁也好義者行此天理而無所累也是外之仁也○微言方文伯曰質直好義說者紛紛有以忠信分貼質直者有以質作主直作忠信者又或以詭所行合宜所為義外者不知總此誠慤無私曲的念頭而又事事當理以求無愧于此心則所行與吾所有相合義何嘗在外○燃犀解云慮學正是質直之心所思慮下久絕無矜高之心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

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音礙矣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

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異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厥德脩罔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已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采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息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備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

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在已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抵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夫做工夫也木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入言觀入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入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于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雙峰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至隨事裁度而所行密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下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止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者云云揚明云色
取仁是外貌粧飾○燃岸
解云色不但顏色凡顯露
在休上為人所見的俱是
取仁者向人前十分親愛
也
居之不疑存疑云
居之不疑之字指仁是以
仁自居而不疑也○燃岸
解云居是安○甲第云不
疑是泰然而不自疑欲人
信之也○鼎商云中二句
是實德之病末二句是虛
等之降
集註無所忌
澤中庸云小人而無所忌
意圖云右第二十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
救其務外之失

夫聞也者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佩之又自以為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
實德則病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
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
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
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
○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
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
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曠將去專以太意氣
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太

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乎於人者
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
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
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
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
意日生而進脩之力且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
通達者各譽自然著聞各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
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
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濶凡發出
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
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
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入信
已故詐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
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
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
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

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
○程子曰：學者須是

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去聲

下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本抵爲名。爲名與爲

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程子

謂切當。爲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爲吾之未能專長也。故學事長。爲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爲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爲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爲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爲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爲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爲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

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本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爲名而學。則是僞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驚外妄求也。爲名雖若清。爲利雖是濁。然一有爲之之意。則便是利。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

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

平而去。上聲。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樊遲從遊云云。脉云此章以心作主德。本心之理。慝者心之惡感。者心之蔽崇。有積小成。大意修有。克治掃除。意辨有。分辯明白。意三件以崇德爲主德。是本体慝與惑是外障。○合喙云。德字慝字惑字皆從心。人心之初。惟有此德。湛然常虛。何有於慝。嗟然常明。何有於惑。

子曰善哉問然犀解云嘉其遊息不忘養心

先事後得云云講述云攻其惡攻字最有力量蓋惡匿

于心潛藏隱伏倘不方攻何以能去○又云樊遲近

利則不能後得鄙略則不能攻已惡粗益不能懲小

忿故夫子皆因其病而藥之○孫淮海近語云已之

惡下一攻字極妙○然犀經云崇德必有工夫謂事

其字作已字惡是心曲隱微之惡

一朝夕之忿云云蒙引云一朝言其忿不

終朝暫時之忿也忘其身以及其親一說忘身且忘

親也則及字與註不同一說忘其身而與人聞以至禍及其親此及字與大傳不及矣之及如前說則是忘其身與親耳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聲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惡與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

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

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

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

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

集註先難後獲見雍也篇

利之心一明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

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

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

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

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

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

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

德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

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

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

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

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

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

有以辨惑云云通義許白
雲曰辨惑聖人只就樊遲
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
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
察已之惑者務去之

樊遲龐鄙云云又云龐鄙
近利龐就忿忘身上言鄙
就攻人惡上言近利就得
上說又曰上兩節皆教之
以崇之脩之之方下一節
止語其所惑而不言辨之
之說蓋以其所病者語之
知此為惑則推此以自察
其餘即辨之之方也○蒙引云近利則不能先事後得鄙略則不能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粗猛則不能顧身念親而懲一朝之忿故夫子告以此三者

上義而下利云云通義文氏曰人唯不知以義為上以利為下是以未為其事先計其所得耳知
上義而下利則先事後得自有不能已者矣范氏慮學者誤認後字之義以為先且為其事而後
求其得者則始於天理終於人欲失聖人之意矣故以上下言之其旨深哉
辨之於卑周易坤卦文言
云由辨之不早辨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
而救其粗鄙近利之失

樊遲問仁云云燃犀解云
問仁問何以謂之仁非問
為仁○講述云仁言其施
知言其務皆以用言之然
不公何以能愛不明何以
能知言用而体在其中○
引躍云愛人知人分而言
之一屬仁一屬知合而言
之知人乃所以愛人重知
人上○知新日錄申甫曰
愛入心之生所注仁也知

無所匿矣

宋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首檢
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

裏便疎心便籠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非
觀則暗黃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纔有
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
惡便鹵莽而不暇自治矣知一朝之忿為其微而禍

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

慶源輔氏
曰人本無

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
發易突尤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
及親此辨惑者所
以當懲其忿也樊遲龐
鄙近利故告之以

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雙峯饒氏曰近利則有計
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

鄙則吝於責已粗則暴戾而不能
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范氏曰先事後

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
自省悉井反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去

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
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
忿所以辨惑也

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
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問
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宋子曰子張矜誇不實底
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哀必有過當故
告以欲入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

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此章見仁智相須之理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入心之覺所別智也

樊遲未達燃犀解云達因思曰愛人則無所不愛曰知入則便有分別分別明則愛似乎難偏者此遲之所以未達也

氏曰傳見宋史及言行錄等

子曰舉直云云燃犀解云舉是用直立心制行中正錯是舍諸是衆枉是心行邪曲○存疑云舉直錯枉智也使枉者直又不止於智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旨○陳臥子曰但舉直則錯枉在其中非兩事也錯只不用而已非如時文流放竄逐斧鉞擯斥之謂也

愛入仁之施知人知

去聲下文知也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問愛人

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知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宋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

樊遲未達

曾氏曰

名幾字吉甫河南人

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擇故疑二者之相悖

音耳

宋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

倉故反

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

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宋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

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入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太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雙峯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患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唯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云云揚明云鄉也猶言前日也○蒙引云吾見於夫子見字與師見見及暴見於王之見字同謂往見也

子夏曰富云云講述云富哉言乎謂包之廣也子夏就曉得使枉者直是仁故曰富哉夫子之言不止言智下文因舉禹湯之事以明之

舜有天下云云淺說云知皋陶為直也則舉一皋陶而任之以士師之位由是天下之人皆化而為不知伊尹為直也則舉一伊尹而處之以阿衡之任○然犀解云皋陶一名咎繇少昊之裔○伊尹名摯有莘氏得嬰兒於空桑之地居伊水之上因以伊為氏○通義許白雲曰虞廷聖賢之臣固多而獨言舉皋陶者蓋大禹終受帝禪此下惟皋之德最優舜命禹總師而禹之所讓惟皋及帝贊之則曰臣庶罔或予予正民協于中時及功又曰四

方風動惟乃之休於此正見得不仁者遠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賢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

者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理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

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益有

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歎聖人之言所

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益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曰選於眾而舉皋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

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饒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

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尹氏曰學者之問也

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

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

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問

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雲六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仁智之事而見相資之道

子貢問友云云然解云是問交友之道不可是不從忠告善道之言止是俟其悟然後再告之非棄之也止是善道方法乃令忠有待耳非棄之○直解云忠告是見人有過盡心以告戒之善道之是委曲開導○脉云此章以忠字作主善道是善用忠不可則止又是善成其忠友字作交字看問友是問交之道○知新日錄申甫曰不可則止非棄之也機未投且俟之尚可後圖○合喙云辱在友而曰自者所以取其辱者我故曰自耳○蒙引云不可非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存疑云道引道也善道亦不出忠告之外朋友有過失必當相告其告也開陳是非利害纖瓊曲折無所不盡此便是忠至其所告之詞從容和順宛轉委曲務有以道之使入於善此便是善道忠生而不善道亦不能入

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為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通宋氏公遷曰樊遲問仁知二章皆主乎事理而以用功言嘗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稱仁者知者蓋有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知而言則為全體之聖各就其一體指其仁知而言則為成德之人若學者之為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擴充全體之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者自知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兼乎知知不足以兼乎仁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此章見處友之道告工毒反道去聲

細註子游云云見里仁篇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朋友之道一者愛人之仁一者見幾之智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音子游曰明友數斯疏

矣則自辱矣宋子曰告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雙峰饒氏曰忠告者盡此

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

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

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淡遠而有餘味或深切簡當而

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悅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

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管子曰君子云云甲第云文指詩書六藝之文會友是會那朋友講論以明其道文林貫目云

仁是吾心之全德輔仁言這友為我進德之助意○麻云此章一串看重仁字大而綱常倫理小

而事物細微皆是文即仁之昭著以友會友不是泛泛講論全是賴其切磋琢磨以剖拆吾心之

天理完養吾本然之心德是以友輔仁也不作兩層○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上句是工夫下句是主意非

兩平也學者學為仁而已為仁之外更有何學君子以道之散見者相講習而

行之無非以友輔養心德而已矣○又湛甘泉曰文也者詩書禮樂也人倫物

理之懿道之寓也何以會也相與講習乎此也講習乎此則心存乎此氣質陶

焉德性養焉上達天德矣輔仁之謂也○然岸解云會非會聚亦非徒會講是

借講習討究而理會合其精神○又陳伯玉曰二以字重文會友而日以則未

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尊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

曰為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為仁而已覺軒

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

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仁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

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

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

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